

如何以“现在是早上6点，但天再也不会亮了”为题写一篇故事？

现在是早上 6 点，但天再也不会亮了。

林觉与宋寒章坐在大楼外壁的脚手架上，脚下是不断向他们攀爬而来的丧尸。

远处东方既白，可是他们，将永远沉浸在杀戮者的黑夜之中。

「小心！」

一只丧尸扑了过来，两人一同从高台上坠了下去——

中午，食堂门口，林觉被一个女孩搭讪了。

女孩很漂亮，笑容甜美，声音黏腻，她一把拉住正要去吃饭的林觉，强塞给他一只彩蛋：

「这是我们万圣节社团活动的门票，一定要参加哦。」

当晚，林觉就在宿舍门口接到了她的来电。

「晚上好。」女孩用她独特的甜美声音说：「收到门票的人，欢迎来到彩蛋游戏。」

本次的游戏主题是感染者。如果我是你，现在就会去时钟广场。那里有一个派发道具的活动，相信你会喜欢。

祝游戏愉快。」

电话被挂断了。

楼下突然传来「哗啦」一声巨响，在黑暗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

林觉猛然回神，看了看面前的宿舍门，想起自己没带钥匙。

林觉敲门道：「江伟，给我开门，我忘了带钥匙。」

「砰、砰、砰——」

寝室里传来了敲门声，不，应该是砸门的声音，像是有人用尽全身力气撞在寝室房间的铁门上，震得整扇门「咣当咣当」摇晃个不停。

这种自杀一般的撞法吓得林觉往后跳了一步：

「喂……江伟，你没事吧？」

门内的撞击声停滞了几秒，一种低沉的、怪异的，仿佛是野兽一般的嘶吼声透过铁门传到了林觉耳边。

不对劲，这绝对不对劲！

铁门还在被撞击着，林觉疑心自己的室友是突发了什么疾病，可他手头没有钥匙.....

林觉深吸了一口气，转身飞快地跑下了楼梯，奔向住在一楼宿舍管理员，那里有每个寝室的备用钥匙！

「咯吱」一声轻响，仿佛是木门被推开的声音，林觉全身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

宿舍管理员就站在门边，昏暗的光线让人看不清她的表情。

「阿.....阿姨，我拿一下寝室的钥匙，刚才忘记带了。」林觉干巴巴地从喉咙里挤出了自己的声音。

舍管阿姨像他走了过来。

林觉像是受惊的兔子一样往后退了一步。

要怎么形容这种怪异的感觉呢？

明明是一个经常见到的熟人，却浑身上下都显露着异样。

太僵硬了，她走路的姿势，僵硬得简直像是冻在冰柜里的尸体。

「你找死吗？快跑！」楼梯上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与此同时，僵硬的宿舍管理员突然扑向了林觉！

林觉下意识地想将她推开，可舍管却死死掐住他的胳膊，疯了一般地低吼着扑咬着他。

生存的本能让林觉爆发出惊人的力量，膝盖蜷缩起来用力一顶——舍管被踹翻了出去。

林觉手忙脚乱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想也不想地抄起那把椅子用力砸了过去。

被砸倒在地的舍管翻滚了两圈，又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被打断的右腿明显骨折，可是她好像没有感觉一样，拖着弯折的小腿一步步向林觉逼近。

怪物，她一定是怪物！

强烈的恐惧感涌了上来，林觉看向敞开的大门想要逃走。

「站住。」刚才出声提醒他的男声叫住了他，林觉猛地看向他。

男人站在楼梯上，手上提着一个塑料桶。

这是要做什么？

男人飞快地冲了上来，将手中的塑料桶罩在了管理员的头上，飞起一脚踹在了她完好的左腿的膝盖窝上。

舍管一个踉跄跪倒在地，男人又立刻补上一脚蹬在她的后背，重重地将她踩在了地上。

整个过程不到三秒的时间，一气呵成。

地上的人剧烈地挣扎了起来，喉咙里发出野兽一般的低吼声。

男人俯下身，在她的颈侧试探脉搏，几秒后就抽回了手。

「没有心跳，她已经死了。」男人说。

死了？可她还在动.....

男人冷眼看着林觉惊慌失措的样子，皱了皱眉，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水果刀。

锐器刺入皮肉的声音。

他将短刀刺入舍管的后颈，第二刀刺入心脏，舍管却仍在挣扎，仿佛感觉不到疼痛一般。

那人干脆摘下了罩在舍管头上的塑料桶丢到了一旁，失去禁锢后，舍管外翻的恐怖獠牙一开一合，在地上刮出刺耳的声音。

「用椅子，砸她的头！」

林觉在极度的恐惧中放弃了思考，本能地听从了对方的要求。

「啊——！」林觉怒吼了一声，用力举起椅子向舍管的头上砸去！

椅子重击头颅的声音一下下响起，皮开肉绽.....颅骨碎裂.....头颅凹陷.....林觉自虐一般地死死盯着脚边的那颗人头，那已经根本看不出那是人头了。

林觉猛地丢下散架的椅子，捂着嘴跪倒在一边呕吐了起来。

怪物已经不会动了，踩着她的男生收回了脚，走到了林觉身边俯视着他。

「你清楚这里发生什么了吗？」那人问道。

已经把晚饭吐了个干净的林觉擦着嘴角，胡乱地摇着头。

「这恐怕是一种新型病毒，看起来这里绝大部分人都被这种病毒感染了。我刚才在楼上也干掉了一个。」

那人停顿了一下，那种审视的眼神再一次回来了，「不想死的话就跟上来吧，虽然我也没办法保证什么。」

说完，他跨过地上的尸体，头也不回地向宿舍出口走去。

林觉犹豫了半秒，快步跟了上去。

「这些怪物，姑且称他们为感染者吧，具有极强的攻击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明，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也只能面对。」

离开宿舍楼后，男人在最近的路灯下站定，对六神无主的林觉说道：「我叫宋寒章，临床医学大四，你呢？」

「林觉，园林规划，大二。」

宋寒章点了点头。

「看来我们暂时没法离开这个学校了，今晚的情况属于玄学的范畴。」宋寒章推了推鼻梁上的眼睛，伸手指向不远处的围墙。

校园里原本两米不到的围墙，时已经变成了无法翻越的高墙。

林觉愕然。

如果感染者的出现还可以用病毒来解释，可是眼前的围墙呢？

十几分钟前他从教室回到寝室的时候，那围墙可还是平常的样子啊！

「看来不得不相信那通电话了。」宋寒章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机看了一眼，「没信号了。」

林觉看了看手机，也是一样。

现在的时间是 20:10，明明才过去十分钟，但是却像是过了一个世纪一样漫长。

「你说的电话是不是一个女孩子打来的？说了什么关于游戏的事情？」林觉问道。

「看来我们都接到了那通电话。现在这里看起来还算安全，我们先交换一下情报好了。」宋寒章把玩着手里的水果刀，在一

旁的樟树上重重地划了几道。

林觉没有异议，简单地把自己翘课回到寝室，最后在一楼遇到宋寒章的事情说了一遍。

宋寒章安静地听完，然后说：「我和我的遭遇差不多，刚开始我以为是谁的恶作剧，但是很快我意识到自己的记忆出现了一点问题——

手机铃声响起来的时候，我正坐在电脑前写论文，时间是 20:00，论文中的最后一行文字是我五分钟前写下的，当时我看过电脑右下角的时间，19:55。

整整五分钟的时间里，我既想不起自己在思考些什么，也想不起自己做过些什么，就好像我只是坐在电脑前发呆一样，但以我对自己的了解，这不可能。」

「我还有一个室友，当时正在寝室外的阳台打电话，等我的那通电话挂断后，他像是疯了一样撞击阳台的玻璃门试图冲进来攻击我。」宋寒章说道。

「我想办法摆脱了他，顺手拿了水果刀和水桶防身。」

「之后就在楼下，我遇见了你。」

林觉逐渐冷静了下来，他回忆着今天发生的一切，越发觉得困惑：

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个人接到了电话，而其他人似乎都变成了感染者？

为什么学校的围墙会突然变高，他们好像被困在了这里？

给他们打电话的人又是谁，究竟有什么目的？

秋季的夜风里带着一丝阴冷，卷着脚边的落叶沙沙作响。

「今天是万圣节吧。」宋寒章环顾四周，若有所思地问道。

林觉僵硬地挤出一个笑容：「可别告诉我这是什么万圣节的恶作剧……」

恶作剧……电话……电话里的那个女声……彩蛋。

林觉心头一滞，胃里痉挛了一下。

「看来你已经想到了。」宋寒章说道。

「彩蛋！那个女孩子！」林觉悚然一惊。

「她说这是万圣节的社团活动……彩蛋一共是……十三个。」林觉努力用平静的声音说着，可是手指却神经质地痉挛了几下。

宋寒章微不可查地叹了口气：「你还记得彩蛋上写了什么吗？我的彩蛋上写着『进食既是本能』，原本我不太清楚这是什么意思，现在大概知道了。」

林觉闻言说道，「我的彩蛋上写着『黎明就是希望』。」

宋寒章愣了一愣，随即露出了一个释然的笑容：「这大概是今晚我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

「你是说……」林觉惊喜地看着他。

宋寒章微微点了点头：「虽然尚不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看起来拿到彩蛋的人都被迫参加了这个『游戏』。

每个彩蛋上的那句话都是一个提示，我们只要坚持到天亮，这场噩梦很可能就会结束了。」

林觉长长地出了口气，高悬着的心稍稍放松。

「按照电话里的提示，去时钟广场吧。

不过得先找件趁手的武器，跟我来，宿舍管理员的厨房里应该有刀子一类的东西。」

宋寒章说完，大步向宿舍走去。

林觉皱了皱眉，咬牙跟上了宋寒章的脚步。

「啪」的一声，灯开了，两人走进厨房，林觉一眼就看中了砧板旁的那把菜刀。

「如果我是你，一定会选择旁边那根备用水管。」宋寒章冷淡的声音传来，「刚才你也看见了，感染者不同于人类，心脏这种致命部位对它们来说毫无意义。

而人的颅骨实在是太坚硬了，除非你从眼窝扎进去破坏脑部，或者虎口拔牙地把刀子伸进它嘴里捅穿上颚，不然很难一下子杀死它。

砍断颈椎倒也是一个办法，但是菜刀太短了，如果刀刃卡在颈椎里反而容易被咬到。

安全起见，你还是拿那根水管吧。」

水管看起来不如刀具令人有安全感，但出于对宋寒章的信任，林觉掂量地拿起那根差不多有一米长的铁质水管，审视地看着它，最后点了点头听从了他的建议。

倒是宋寒章若无其事地拿起那把被放弃的菜刀：「走吧，我们该去广场了。」

黑暗中的夜风啜泣一般地呜咽着，似乎还夹杂着一股腐烂的气味。

林觉和宋寒章的脚步声回荡在空荡荡的水泥路上。

「来了。」宋寒章道。

林觉死死瞪着前方。

不到十几米的距离外，一个摇摇晃晃的人影正向他们走来，明明那么迟缓，可是却让人害怕得几乎要窒息——

那是他们死掉的同类。

曾经的人类，现在的猎食者。

「只是一个的话很容易对付。我去吸引它的注意力，你用水管敲它的颈椎和后脑，记住了，用力敲！」宋寒章冷声道。

林觉用力点头，握着水管的手越发用力，手背上的青筋都凸了起来。

「别这么紧张。」宋寒章安慰似的说着，伸手指着一旁的樟树，「爬上去，等我引开它之后再下来攻击。」

感染者离宋寒章越来越近，林觉蹲在树上看着。

五米、四米、三米.....

感染者迟缓的动作停滞了一下，突然往宋寒章身上扑来！

宋寒章敏捷地飞起一脚踹在感染者的肚子上，然后迅速往后退了两步转身开始跑。

被踹翻在地的感染者迟缓地爬了起来，继续以缓慢的动作一步步向他追去。

「动手！」宋寒章大声喊道。

命令像是闪电一样，劈开了林觉的脑子。

他不假思索地从树上跳了下来，手中举着铁管大吼一声，用力砸在了感染者的后脑壳上。

沉闷的敲击声中，感染者趑趄地向前躬下了身，维持着弯腰的姿势，猛地将头转了过头，整整一百八十度地扭转了脖子！

昏暗的光线下，近在咫尺的感染者那凸出到恐怖的眼球，刺破了嘴唇的外翻獠牙和狰狞的脸部肌肉，简直像是恐怖的噩梦一

样！

它缓缓张开了嘴，挂着血丝的獠牙完全暴露了出来，那浑浊的眼球里好似涌动着发现猎物的兴奋！

太近了，林觉清晰地闻到了对方身上那种令人作呕的腐烂的味道！

「噉——！」感染者低吼了一声，扭曲地向林觉扑来！

林觉大脑一片空白，凭本能举起手中的武器，一边怒吼一边用力抽击感染者的脑壳！

「够了！」

林觉充耳不闻，此刻他的意识里只剩下了杀戮的本能，外界的一切都离他远去了。

他死命地重击着感染者的头颅，哪怕它早已倒在地上不再动弹，他还是疯了一样继续砸下去。

「我说够了！林觉！」

宋寒章从身后抱住了林觉，两人一起摔倒在地上，铁管「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林觉这才清醒过来，翻过身问道：「对不起，对不起！你没事吧？」

宋寒章无奈道：「现在清醒了吧？」

林觉讷讷地点了点头，这才想起刚才被他痛击的感染者，它已经死透了，血肉模糊地瘫倒在地上。

尸体依旧恶心，但林觉已经不再想要呕吐了。

林觉意识到，自己正在适应这个死亡游戏。

明明今天之前连只鸡都没杀过，可是不到二十分钟，他已经杀掉两只感染者了。

这是赤裸裸的血腥虐杀，死者，是他曾经熟悉的同学老师。

为什么非得要杀人？

为什么偏偏是他要参加这种变态的「游戏」？

林觉要崩溃了。

轻轻的叹息声在他耳边响起，宋寒章坐到他身边，按住他的肩膀强迫他直视自己的眼睛：「这话我只说一次，听好了。

我们别无选择，我们的敌人只是披着熟悉外皮的怪物，是你的敌人。

如果这个熟悉的躯壳让你的内心有了哪怕一丝的迟疑和软弱，你就会死。」

「你有两个选择：第一，死在它们嘴里，成为它们的同类；

第二，我们一起活下去，杀死它们活下去。

坚持到天亮，一起离开这个游戏，回到从前平静的生活。」

宋寒章深吸了口气，目光灼灼地盯着他：「好了，现在你可以选择了。」

根本没有什么好选择的，当林觉在宿舍楼里抄起椅子砸向舍管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做完了选择。

林觉握紧了手：「活下去，我们一起活下去！」

宋寒章满意地点点头，拍了拍他的肩膀：「走吧。」

林觉顺从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地吐出。

他没有做错什么，只是想活下去而已。

两人向宿舍区大门走去。

「到了，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大门了。不过情况不太妙……」宋寒章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看向前方宿舍区的西大门。

林觉跟着他一起远远观望着。

大门旁徘徊着十几只感染者，嘴里发出无意义的低吼声。

风带来沙沙的声响，以及衣料的簌簌声传来。

「谁在那里？！」宋寒章突然转身低声叫道，手上握着菜刀警惕地盯着一旁的矮树丛。

「别、别动手，我是活人，我没有恶意！」惊慌的女声响起。

「出来！」宋寒章冷声说道，手上的刀丝毫没有放下的意思。

树丛窸窣窸窣地响了几下，一个面色苍白的女孩子走了出来，光着脚，穿着迷你裙和单薄的衬衫，戴毛绒黑手套和围巾。

她的右手上拿着一把铁铲子，神情忐忑地看着林觉和宋寒章。

一阵冷风吹过，她哆嗦了几下，怯怯地低下头。

林觉看了一眼她钩破的丝袜，不禁打了个寒噤，这身装束可不怎么暖和。

女孩子看起来就快哭出来了：「我、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刚刚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打算回寝室，突然周围都安静下来了，我、我害怕极了。还有那种怪物.....」

「你的鞋子呢？」宋寒章问道。

「丢掉了，高跟鞋跑不快.....」女孩子哽咽了一下，眼泪蹭在了毛绒黑手套上，「还好那边的花坛在整修，我找到一把铲子.....」

林觉安慰道：「现在没事了，别哭了。我叫林觉，他是宋寒章，你呢？」

女孩吸了吸鼻子说：「我叫周玉秀。」

宋寒章打量了她几眼，视线又投向了远处的西大门。

感染者在那里徘徊着，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他不由皱紧了眉，似乎在思考突破的办法。

「我们下一步要去时钟广场，你呢？」宋寒章问周玉秀。

周玉秀像是抓住救命的稻草一样叫了起来：「我跟你们一起去！一起！别丢下我一个人！」

「要去时钟广场，最快的办法就是穿过这道大门。」宋寒章的语气依旧是冷冰冰的。

「待会儿林觉负责用铁管敲击路灯柱。

感染者会被声音吸引过来，只要别靠得太近，它们的行动都是很迟缓的，但是一旦接近到某个距离，它们就会飞扑过来，这个距离应该是……」

「三米。」林觉笃定地说，「我注意过，安全的距离大概是三米。再靠近就会加速了。」

宋寒章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我们可以引着它们绕圈，从31幢最西边的路灯开始，每个路灯柱敲击几下，绕31幢一整圈应该就可以把感染者甩在后面了。明白了吗？」

被宋寒章凌厉的眼神扫视着，两人神情一凛，下意识地点点头。

「那好，林觉你跑最前面，周玉秀你中间，这样安全一些，我殿后。」

宋寒章审视着周围的地形，「我会估算和感染者的距离，林觉你按照我的指示控制速度。」宋寒章一边说着，一边掂量着手上的菜刀，似乎对这把武器并不怎么满意。

对感染者这种生物来说，菜刀确实不如铁棍之类的长武器好用。

「那个.....不介意的话.....这个先借给你。」周玉秀弱声说，看到宋寒章抬头看她，不由紧张地咽了咽唾沫，「我没有别的意思，但是这个比较好用.....反正、反正这个对我来说也太重了。」

宋寒章看了她几秒，忽地露出了一个微笑：「谢谢，刀你拿着防身用。」

周玉秀诚惶诚恐地双手接过。

「对了，林觉。」宋寒章忽然出声叫住了他，倒是把全神戒备的林觉吓了一跳。

「什么？」

「等下也许会有前方的感染者也被吸引过来。」宋寒章说着，「你在最前面，注意一点。如果遇到了，就照着对方的太阳穴抽过去，那里相对脆弱，容易一击毙命。」

「哦，好。」

宋寒章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20:25：「可以开始了。」

计划进行的异常顺利，铁器撞击的「哐哐」声响起，感染者果然开始向声源地移动。

「跑！」宋寒章的话音刚落，林觉已经头也不回地向前方窜去。

三人绕着 31 幢大半圈后，远远看到了西大门，而那里只剩下零星几只感染者在徘徊着。

宋寒章几步跑到两人中间说道：「一口气冲过去吧，如果被感染者拦住只要躲开就好，冲过这道门之后也不要停，一直跑到时钟广场。」

「走！」

一声令下，三人甩开身后的感染者快速向前冲去，林觉一棍子敲荡开他最近的感染者，一直跑出大门才回头看。

宋寒章一手拉着周玉秀，另一手的铁锹将扑上来的感染者打翻在地。

「小心！」林觉在前面看得分明，站在传达处阴影中的一只感染者已经距离两人不到三米了！

周玉秀神色惊惶地抬起头，她想也不想地将菜刀向感染者丢了出去，却只是不轻不重地砸在感染者身上。

这下宋寒章也注意到了险情，拉着周玉秀的手一松，双手握住铁铲「砰」的一声拍在感染者的脸上，将它整个脑袋都打得扭曲了过去。

「快跑！」宋寒章再次拉起呆在那里的周玉秀，几步冲出了西大门。

三人一口气奔入空旷的时钟广场中。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他们跑入时钟广场所在的区域之后，身后的感染者忽然像是感应不到他们的气息的一样，恢复了无意识的状态，开始在广场外徘徊。

「安全了……」周玉秀腿一软，整个人跪倒在时钟广场形状特别的地砖上。

林觉弓着腰撑着膝盖剧烈地喘气，脑中嗡嗡作响。

宋寒章看了看周玉秀已经血迹斑斑的脚底，转身出了时钟广场。

「喂，你去哪儿？」林觉高叫了一声。

宋寒章走到广场边缘，立刻引来了最近的一只感染者的注意，低吼着向他所在的方向移动过来，宋寒章毫不犹豫地一铲子敲翻了感染者，动作干脆利落。

宋寒章扒下感染者脚上那双女式的板鞋，一手一只地勾在手指上，似乎非常不愿与之接触，一脸厌弃地皱着眉。

「穿上。」宋寒章对周玉秀说。

周玉秀感激地双手接过鞋子套在了脚上，鞋子稍大了些，但还算合脚。

「有人比我们还早到啊.....」林觉看着时钟广场中央的钟楼，那附近有三个人，正向他们走来。

最前面一路小跑的是个身材高挑的漂亮女生，看到三人长长出了口气，心有余悸地说：「太好了，又有人来了，我还担心就我们三人呢。」

后面两个男生也到了，一个身强力壮，另一个瘦瘦小小的，看起来有点畏缩。

「我叫高艺菲，那个特别高大的是赵亮盛。这位是刘杉。」高艺菲介绍说，「我们几个比你们早些到广场，万幸大家都没事。」

林觉几人也自觉地自我介绍了一番。

一直闷不吭声的刘杉忽然警惕地问道：「你们几个有没有被咬过？」

被赤裸裸地怀疑了，林觉几人的脸色都不算好。

高艺菲打圆场道：「你别瞎说，大家好不容易才到这里.....」

刘杉随即不说话了，倒是身材高大健壮的赵亮盛无所谓地耸耸肩，掂量了一下手上的铁撬棍壮胆似的说：「怕什么，变感染者了直接崩了脑壳就好了。」

高艺菲叹了口气：「抱歉，大家都太紧张了.....」

周玉秀心有余悸地点了点头，向高艺菲靠拢了一些，也许是同为女性的关系，陌生的两人很快小声说起了话。

「钟楼下面是什么东西？」宋寒章皱着眉问道。

高艺菲姣好的脸蛋上露出了一丝怪异的神色：「.....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那个平台很奇怪.....以前从来没见过.....」

钟楼下有个新搭建起来的平台，旁边还有两块电子板。

左边那块上面显示着：幸存人数 9，广场剩余安全时间 4 0 分钟；另一块板上则什么都没有。

两块电子板中间有个约一米高的柱子，上面悬浮着一个半透明的玻璃球，约莫篮球大小。

就在林觉注视着幸存人数的时候，上面血淋淋的数字 9 一下子变成了 8。

无声无息，惊心动魄。

「又有人死了.....」

一片压抑的死寂中，宋寒章步履稳健地走到了两块屏幕中央的水晶球旁，审视地打量着它：「这是什么？」

高艺菲强笑了一下，指着水晶球道：「你把手放到上面试试，也许会有不错的奖励。」

林觉上前一步将手放在了水晶球上。

就在这时，林觉的脚下升起了一圈银白色的光束，光束四周飞出一条色彩斑斓的胶卷带。

林觉不由伸出手，碰到环绕在光束外的胶片时，整个胶卷带像是被突然打散成了粒子，凝聚成一根透明的玻璃管，玻璃管外还有几行细小的黑色文字说明。

【病毒抗体】：可弹出注射，在被感染者咬伤后的 45 分钟内使用，可以清除体内病毒。持有者死亡后道具自动掉落。剩余使用次数：1/1。

下面还有一些关于病毒的说明：

病毒完全发作大约需要 1 小时，前半小时内身体不会感到特别明显的异样，体能削弱很少；

3 0 分钟以后体力会大幅下降，出现晕眩感，神志恍惚；

被咬伤 4 5 分钟以后，病毒无法逆转。

这绝对是保命的关键东西，要说是救命宝物也不为过。

他想都没想就拉住宋寒章给他看，宋寒章只看了一眼，若无其事地说：「没什么大用处。」

「怎么会……」林觉话刚出口就觉得自己的手被重重捏了一下，哪怕是剧烈运动后宋寒章的手还是很冷，林觉的手背上立刻起了几个鸡皮疙瘩。

「是什么东西？」周玉秀好奇地凑上来问，高艺菲也张望了过来，眼巴巴地等解说。

「体能恢复药剂，快速恢复体力的东西，说明上写了 100% 恢复体能，还附带短时间增强耐力的效果，要是逃跑的时候倒是件好东西。你也快去试试，说不定你的运气会更好一些。」宋寒章非常自然地回答了周玉秀和高艺菲的问题，竟然还顺口编出了功能，听起来可信度就很高了。

林觉没有这样的演技，僵硬地在一旁傻站着。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刚才险些犯下了一个危险的错误。

藏起来，在只有林觉看得到的角度，宋寒章无声地提醒他。

此时林觉才迟钝地感觉到这里的气氛有多微妙：

广场上的 6 人因为游戏的关系暂时走到了一起，但是今天之前，他根本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如果贸然暴露自己有抗体的话，也许会死得很快，毕竟抗体只有一份.....

如果之后有人被咬伤了，这份抗体是给，还是不给？

这是一个烫手山芋，也是一个潘多拉魔盒。

在死亡的威胁下，它会将人性中的恶意释放出来，也许比无穷无尽的感染者更加可怕。

就在林觉沉思之际，原本在花坛附近休息的赵亮盛和刘杉也走了过来。

赵亮盛大大咧咧地问道：「东西拿到了？是什么？」

林觉刚想把「体能恢复药剂」的说辞照搬一遍，宋寒章却突然开口道：「询问别人之前，你难道不该先说一说自己拿到了什么道具吗？」

在这种敌我不明的情况下，贸然暴露自己的底牌也太愚蠢了。」

宋寒章近乎挑衅的口吻让林觉一愣。

果然，赵亮盛面色不善地眯起了眼，铁撬棍从左手换到了右手，流里流气地压低了声音：「你小子胆子挺大啊。」

刘杉眼珠滴溜溜地转了两圈，狐疑地看着宋寒章。

周玉秀已经从水晶球旁边退了回来，手上没有多什么东西，只是脸色比之前红润了一些，一直很怯然的神情也不见了，好像有所倚仗的样子。

最后上去的是宋寒章，他触摸了一下水晶球，下来的时候手上多了一把匕首，看起来十分锐利，还带了血槽，不过他皱着眉，似乎并不怎么满意，随意将它收回了刀鞘中。

「趁安全时间没过，我们来交流一下已经获得的情报吧。」高艺菲提议说，

「我们之前讨论过，彩蛋上的提示语，可能是有用的东西。」

林觉点点头：「我的彩蛋是个好消息，『黎明就是希望』，看来我们只要坚持到天亮就行了。」

几人明显松了口气，一度剑拔弩张的气氛也轻松了一些。

赵亮盛说道：「我的彩蛋上写着『脑袋永远是弱点，不论生前死后』，反正就是要对着脑袋打的意思，我这根撬棍可是打死三个感染者了！」

宋寒章说道：「进食既是本能。这个大家都明白，感染者喜欢活物。」

刘杉不情愿道：「它们喜欢咣当咣当的声音和香喷喷的食物。意思大概是这种怪物有嗅觉和听觉吧。」

周玉秀闷声道：「獠牙逆转阵营。大概是、是被咬到就.....就.....会变成那种怪物的意思吧。」

高艺菲沉默了一会儿，苦笑了一下：「我的彩蛋大概是最坏的消息了。上面说『小心，它们在变强』。」

大家又沉默了下来，宋寒章抬头看着钟楼，上面的时间是 20：32，广场剩余安全时间 33 分钟。

「你们谁最早到广场？」宋寒章忽然问道。

几人面面相觑，刘杉看着赵亮盛，赵亮盛承认说：「啧，是我，怎么了？」

「几点？」宋寒章追问道。

赵亮盛不耐烦道：「八点十分左右。」

宋寒章再次看了看剩余安全时间：「安全时间应该是个整数，极有可能是一个小时，用来聚集幸存者。」

现在看来是从20：05开始倒计时。

那么应该是按照第一个进入广场的人来确定安全时间起算点。」

宋寒章环视了一下神色各异的五人，笃定道：「在我们之前已经有人来过广场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又离开了。」

高艺菲怀疑：「不会吧，外面这么危险，为什么要走？」

刘杉附和：「就是啊，我们还是待到安全时间用光再走吧。」

宋寒章推了推眼镜，又看了一眼手表，面色严峻地开口道：

「你们似乎忘记了一件事情。晚上第二节课的下课时间是20:40。」

「可它们现在都变成感染者了。下不下课都无所谓吧。」刘杉不甘心地反驳道。

林觉回头看了一眼钟楼上的时间，已经是20：35了。

「再过五分钟钟楼就会播放下课铃。」宋寒章的眼中闪过一抹冷峻的色彩，竟有一丝嘲讽的意味，「因为A - G楼环绕着时

钟广场，这段下课音乐会非常响亮而且漫长。下课铃响之后，你们觉得我们还有可能离开广场吗？」

宋寒章说完，环视着俱是一脸惨白的众人。

林觉心中不由一阵后怕，如果真的继续在时钟广场磨蹭下去的话，接下来他们就会在响亮到刺耳的音乐铃声中，看到成百上千的感染者向他们涌来，潮水一般地聚集在广场外，等待着安全时间结束后的饕餮盛宴。

这种插翅难飞的密度，他们一个都逃不出去。

「离下课铃响还有五分钟，你们有什么计划吗？」宋寒章郑重地向众人提问。

紧迫的时间压力下，几人都急了起来，高艺菲颤声道：「你有什么想法，赶紧说！」

「管这么多干什么？直接冲出去跑就好了，反正熬到天亮就安全了吧。」赵亮盛的铁撬棍在地面上敲了两下，又啐了一口唾沫，恶狠狠地说。

「那就是没有了，既然这样，大家不妨听听我的意见。」宋寒章反复把手上的匕首出鞘入鞘，像是把玩一样。

「感染者对嗅觉和听觉都有感知。

从晚上八点这个时间看，大部分学生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寝室，我们只要尽量找人少的地方，遇到感染者的概率就会大大下降。

我估计感染者数量最少区域应该是两块。」宋寒章用石块在地面上简单地画了下示意图，

「一是西北面的大操场，包括篮球场体育馆那一部分；

另外就是东南部分正在新建校舍的那一块，包括学生活动中心、露天广场和自由广场。

今晚的风向是西北风，那么理论上来说我们在东南面的下风向会相对有利。」

宋寒章说完又看了看时间，眉头皱了皱：「没时间细说路线了，下课铃就要响了，如果相信我的话就跟我来，我会在路上跟你们解释。」

林觉第一个跟上宋寒章，然后是周玉秀和高艺菲，赵亮盛看了看钟楼也跟了上去，刘杉站在原地疑神疑鬼地东张西望了一番，咬咬牙也跟上了大部队。

一踏出安全区，广场外零星游荡着的几只感染者就开始摇摇晃晃地向他们走来。

林觉跑到前面开路，宋寒章瞥了他一眼，没说什么。

几人向体育场走去。

钟楼的下课音乐响起，远远近近的感染者发出了野兽般的低吼声，此起彼伏。

只有听到那种声音的时候，林觉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恐惧。

在黑暗中蛰伏着的、永远杀不完的猎食者。

六人站在体育场的水泥路上，没有人出声。

「现在感染者群正在向广场移动，不过速度很慢，我们等一下再从南边的出口走。现在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宋寒章说。

两个女孩子长长出了口气，有气无力地在网球场铁丝网旁边的花坛上坐了下来。

风声带来了感染者似有若无的低吼声，还有窸窣窸窣的爬动声.....

林觉捏了捏耳朵以为自己听错了，转头的时候却对上宋寒章警惕的眼神。

「别坐在那里！」宋寒章突然吼了一声。

两个女孩子一愣，只听身后「嘭」的一声巨响，吓得两人从花坛上跳了起来。

一张淌着血的脸紧贴在铁丝网上，十指死死抠住铁丝，那是一个濒死的人。

看到铁丝网外的人后，濒死者嘶吼起来：「救救我！快救救我！我不想死，我、我不.....我不想死，不想死——！！！」

两个女孩子吓得哭叫了起来。

濒死者挣扎着，抓住铁丝网，奋力向上爬去。

但转瞬间黑暗中，几只感染者扑了上来，将他拖回了死亡的地狱。

坐倒在铁丝网前，周玉秀愣愣地摸了摸溅在脸上的温热液体，歇斯底里地尖叫了起来。

一旁的高艺菲呆呆地看着周玉秀，完全被吓傻了。

「林觉，拉上高艺菲，我们走！」宋寒章一把捂住周玉秀的嘴，恶狠狠地威胁道，「闭嘴，不想和那个人一个下场就把嘴闭上！」

林觉拉起傻住了的高艺菲，一行人跑向体育场的南门。

林觉脑中空荡荡的，只是本能地跑动着，亲眼看到活人被感染者分尸的冲击力远比看到感染者本身来得强烈。

那近在咫尺的呼救声，毛骨悚然的吞咽声，还有这浓浓的血腥味.....一切都在告诉他，他们面对的死亡威胁有多么真实。

如果逃不掉，他就会和那个人一样，在恐惧绝望和极度的痛苦中死去。

活下去，他要活下去！

林觉一棍子敲翻扑上来的感染者，对准脑壳用力砸下铁管，沉闷的颅骨碎裂的声音透过皮肉穿透了出来。

林觉揉了揉发麻的手腕，对一旁面无人色的高艺菲伸出手：

「走吧，宋寒章他们往体育大楼那边去了，我们也跟上。」

高艺菲泫然欲泣：「你不害怕吗？」

林觉低头看了一眼横躺在他脚边的感染者：「其实习惯了也还好。而且就算害怕，在女孩子面前也不能表现出来，那可太丢人了。」

高艺菲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弯弯的眉眼在路灯下显出几分柔和的释然：「林同学，我其实刚刚就想问你了。」

「什么？」

高艺菲捏了捏手腕，似乎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半晌才低声问道：「你在广场拿到的东西.....是病毒抗体，对吧？」

？！

一瞬间的错愕神情出卖了真相。

等林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根本来不及掩饰了。

高艺菲也有点慌张：「我、我也就随口一问.....抗体什么我也是猜的.....不过不拿出来是对的，毕竟我们这里有这么多人，抗体也只能救一个。不过如果我被咬了的话.....」

「可以.....可以考虑救我吗？」高艺菲说着，似乎又为自己的言辞感到羞愧，垂下头苦笑了一下。

林觉轻轻「嗯」了一声，一种悲哀感却横亘在心头。

谁都不想变成那样的怪物，他也不想。

「对不起，都是因为我的关系，害你也跟我一起落下了。」高艺菲对林觉强笑了一下，眼里还有水光，「我已经好多了，走吧。」

林觉环顾了一下四周，刘杉就站在他身后不远处的树影中：

「等一下，我们一起走！」

——他听见了吗？

林觉皱了皱眉，刘杉给他的感觉一直不好，加上抗体的事情太重要了，如果泄露出去的话……

就在他纠结之际，赵亮盛已经从后面追了上来，跑到他们身边时还踢了一脚林觉脚边的感染者泄愤：「还有两个人呢？」

「宋寒章和周玉秀比我们快，应该在前面的体育大楼了。」高艺菲说。

四人于是向前方走去。

一行人在体育大楼下会合。

「晚上体育大楼人多吗？」宋寒章问道。

「不少的，一楼是游泳队的人在训练；二楼的室内篮球场不到9点就不会散场；健身室也有不少人，倒是操场那里的体育馆人很少。」赵亮盛拄着铁撬棍看着体育大楼，「我就是体育系的。」

宋寒章看了看腕表，20:45，从20:40开始播放音乐算起，即使是移动速度缓慢的感染者，五分钟的时间也足够它们从南宿舍区商业街走到广场了。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去体育场的南大门吧。」宋寒章看了看时间，说道。

几人没有异议。

一路上的感染者都是三三两两的，林觉、宋寒章和赵亮盛三人合力，轻松杀出一条血路来。

三人不同的作战习惯明显不同：

赵亮盛力气极大，下手也凶狠，几乎每次都要把打穿感染者的脑袋，再一脚踢开；

林觉习惯正面迎击，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后，他一般打碎感染者的脑袋后就会收手；

宋寒章是最偷懒的一个，可能是出于节省体力的打算，他经常只是将感染者扫开，并不追求杀死对手，只要它别挡路就行。

六人一路小跑着冲出了体育场南门。

前方是一条宽敞的道路，对面就是南面的宿舍区的商业街，各色店铺都还维持着营业的状态，灯火通明。

在这里，满地都是感染者的尸体。

它们毫无例外地被一刀断头，横七竖八地倒在了马路上，能够清晰地看出一条清晰的杀戮路径。

这种非人的战斗力和干脆利落的手法.....宋寒章握着铁锹的手紧了紧。

他果然来了。

「谁？」刘杉从嗓子里挤出了质问声。

一家小吃店的玻璃门被推开了，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一手拿着几串烤羊肉，另一手提着一把寒光锃亮的长刀走了出来，兴高采烈地冲对面的几人打招呼：

「哟，晚上好，活人们。」

这是什么情形？刚从危险中逃出的几人显然都还没有缓过神来。

烤肉的香味，感染者的腐臭味以及血腥味混在一起，令人作呕。

那人却津津有味地吃着手上的烤羊肉串，自言自语地抱怨：

「啧，半生不熟的。」

「咕噜噜——」林觉的肚子响亮地叫唤了一下，下午4点就吃过了晚饭，加上刚才的剧烈运动，空空的胃里已经没有可以消化的东西了。

靠在小吃店外的英俊青年充满善意地对几人笑道：「要来一串吗？就当作游戏中途的奖励好了，毕竟活着走到这里可不容易。是吧，宋、寒、章？」

见宋寒章迟迟没有回应，他又自顾自地说下去：「这可不是什么发扬爱心的地方，你是带着五个拖油瓶准备充作炮灰吗？」

面对这种算得上尖锐的恶意揣度，宋寒章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淡淡地说：「这和你没什么关系，陆刃。」

陆刃把竹签往旁边一丢：「好吧好吧，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就是个应该找心理医生谈谈的变态。」

「不需要。」宋寒章冷冰冰地说，「你可以直接被送进精神病医院了。」

刺耳的「滋啦」声响起，一直被卡在隔壁店铺里的感染者终于撞翻了地上的箱子滚了出来，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向陆刃走来。

很近，它要扑上来了！林觉的瞳孔一缩，握着铁管的手立刻收紧。

陆刃却漫不经心地拿起饮料喝了一口，指着不断接近的怪物介绍道：「这个学妹我认识，上个星期还跟我表白过……」

感染者已经嚎叫着向他扑来，陆刃把饮料瓶往旁边一放，双手握住刀柄，闪电一般地挥出一刀——

寒光四射的长刀在黑暗中划过一道银白的死亡弧线，精准无比地在感染者的颈部掠过。

失去头颅的感染者保持着前进的步伐向前挪动了几步，然后一下栽倒在了地上，浑身抽搐了两下，成了一具货真价实的尸体。

凶手耸了耸肩，拿起刚才放在一旁柜台上的饮料瓶，又喝了一口，好似脚边的尸体和他毫无干系。

林觉脖子一凉，这一刀太惊艳也太残忍了，毫无对同类下手的迟疑和不忍，简直像是踩死脚边的蟑螂一样。

陆刃一口气喝光了饮料，把瓶子往旁边一丢，空瓶稳稳地滚进了垃圾箱里，他开心地「耶」了一声，这才想起脚下的尸体，怜悯道：「明明很喜欢我，哭着跟我表白，才一个礼拜就变卦了，女人真是善变啊。」

这口吻让人不寒而栗。

对昔日的熟人挥刀，事后还能保持心情愉快，这家伙.....真的不是变态吗？

「这把唐刀是广场那里得到的奖励吗？你是第一个到广场的人？」宋寒章问道。

「没错。」陆刃耸耸肩，「不过拿到好东西之后肚子就饿了，来这里找点吃的填填肚子。」

很显然，他根本没考虑过，或者说根本不介意外面的危险。

会这么肆无忌惮地行动的人，要么对自己的实力十分自信，要么是个彻头彻尾的变态，从短短几分钟的接触来看，陆刃两者

兼备。

「你接下来打算去哪里？」宋寒章抱着手臂问道。

「到处转转咯」陆刃摸了摸下巴，似乎颇为苦恼，「虽然搞不懂为什么会在万圣节而不是复活节发彩蛋，不过这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这个游戏简直太愉快了，能在 Steam 上打分吗？我给满分！」

太变态了。

他根本没有生存上的危机感，而是把一切都视为了一场游戏。

「不过玩了快一小时，我已经觉得无聊了，哪里能找点乐子？」陆刃跨过脚下无头的感染者尸体，提着刀向几人走来。

除了宋寒章，其余几人都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喂，你帮我参谋一下吧，如果这个游戏里有 BOSS 的话，最可能出现在哪里？」陆刃已经越过了林觉，走到了宋寒章身边，懒洋洋地问道。

「医学部实验大楼。这种病毒原因造成的大规模感染，多少和实验有点关系，去到那里也许会有什么线索。」

陆刃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掂量着手上的唐刀：「看在你给了个不错的建议的份上，我也给你们一个提醒好啦。」

「刚才下课铃响了，附近的感染者都躁动得不行，有个倒霉蛋被感染者追着咬，我就顺手帮了一把，结果找到了他的彩蛋。」陆刃说着拖了一具尸体过来，「出来前我把彩蛋塞回他的口袋里了，毕竟我是个拾金不昧的好人。」

依旧是没头的尸体，一只手臂被扯断了，露出血肉和里面森森的白骨。

陆刃翻了翻他的衣袋，欣喜地叫了一声：「找到了！」

干净的手掌中躺着一只鹅黄色的彩蛋，上面绘着枝条和叶子的图案。

「who is the Judas?（谁是犹大）」陆刃慢吞吞地念出彩蛋上的那句话，抬头看向神情突变的几人，一脸显而易见的恶意捉弄。

陆刃将彩蛋抛向宋寒章，后者接过彩蛋确认之后递给了一旁的林觉。

「虽然你不怀好意，但还是感谢你的情报。作为交换，我也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有个彩蛋上的文字是『黎明就是希望』，这个游戏应该会以天亮为结束。」

「啧，真可惜.....不知道那时候还能剩下几个人呢。」陆刃笑嘻嘻地把唐刀插回刀鞘里，拿起一瓶矿泉水毫不留恋地离开了。

晚风吹得人瑟瑟发抖，六人久久没有出声。

宋寒章转过身来，视线从每个人脸上掠过，惊恐的、不安的、茫然的、畏惧的、怀疑的.....没有一个是坚定的。

不到半小时的队伍恐怕已经走到尽头了，原本就无法信任，更何况出现了那样一只不祥的彩蛋。

——who is the Judas?

如果之前只是因为感染者而恐惧，现在更多的，则是害怕来自内部的背叛。

隐匿在身边的犹太比感染者还可怕。

宋寒章揉了揉太阳穴，轻叹了口气说道：「我们分散吧。」

「既然无法信任的话，那就分开行动吧。反正我一个人也可以。」宋寒章转身要走。

「等等——」林觉不假思索地拉住了宋寒章的手腕，「一起走。」

宋寒章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最后点了头。

「你们等等，我也.....」周玉秀也想追，腿一软差点跌倒，一旁的高艺菲扶住了她，凝重地对他摇了摇头。

周玉秀迟疑地看着她，却听到宋寒章回头道：「我和林觉会一直保持移动，体力消耗很大，也不会带上多余的累赘，你要考虑清楚。」

说着，他将手上的铁锹抛给了周玉秀，周玉秀愣愣地伸出手，却没有接住，铁锹落在地上发出了一声金属落地的脆响。

周玉秀看着两人渐行渐远的背影，心里空落落的。

.....来不及了。

高艺菲握住她的手柔声安慰道：「别怕，我们这边好歹有四个人呢。他们也是往学生活动中心的方向走，说不定到时候还会遇上的。」

「嗯.....」周玉秀的右手紧握着左手，轻轻应了一声。

「我们现在去哪里？」林觉问道。

「图书馆。」

「那里有不少感染者吧，毕竟这个时间点自修室还开着呢。」林觉迟疑地说。

宋寒章摇摇头：「今天是周五，图书馆晚上八点就闭馆，所以现在人应该走得差不多了。」

「不知道另外几个人会怎么样。」林觉说。

「如果他们能顺利到学生活动中心的话，也许勉强能活下来几个，但是.....」宋寒章冷笑了一声，「希望太渺小了。」

「为什么，因为可能有犹大吗？」林觉好奇地问道。

「不是可能，是一定。」宋寒章目光凛然，声音森冷，「你没有注意到吗？遇到陆刃的时候，我们中间已经多出了一个人！」

「什么？！」林觉惊呼一声，脊背发凉的感觉爬上了他的后背，等他意识到的时候，自己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了。

什么时候？是谁？为什么他根本没觉察到多了一个人？

「离开广场的时候剩余人数 8，一起离开广场的是 6 个人，也就是说广场外还有两个活人。

但是你再想想，陆刃毫无疑问是一个，我们在体育场遇到的被感染者分食的是一个，另外陆刃还杀了一个——他说是下课铃响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离开广场的时候，还游离在广场外的活人一共有 3 个！

广场显示的剩余人数和实际人数无法对应，再加上『犹大』的提示，多出来一个人的原因基本可以确定了，我们中已经混进了一个『犹大』！」

毛骨悚然的寒意从脚底一直蔓延到了林觉的脑中，他打了个哆嗦，后怕极了：「所以你才决定离开队伍？」

「这是最关键的原因，但也不是唯一的原因.....我早就有这个打算了。」矿泉水瓶被宋寒章捏得噼啪作响，他的眉头皱得紧紧的，像是无时无刻不在困扰和忧虑之中，「我最担心的还是犹

大，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它究竟是拿到彩蛋的玩家扮演，还是类似于人工智能伪装的人类？它的行动模式和目的又是什么？有没有特别的能力，例如定位所有玩家的坐标，或者一些不科学的超能力？情报太少了，没法作出判断，只能先避开他然后见招拆招了。」

林觉顿时头大如斗，抓了抓头发头疼道：「也许是陆刃呢？那家伙从头到尾都十分可疑吧。」

宋寒章摇摇头：「如果是他，我们现在已经全体阵亡了。毕竟他家就是开武馆的，身手很不错，以一敌十根本不在话下。」

虽然是称赞的话，但是从宋寒章脸上却根本看不出对那人的欣赏。

「那么犹太是怎么出现的？中途作为幸存者插入，还是从一开始就.....」宋寒章自言自语地喃喃着。

「不，不会是一开始就多出这么一个人的。」林觉忽然插了一句。

「为什么？」宋寒章难得露出了些许感兴趣的神情，看着林觉问道。

林觉喉咙一紧，顿时紧张了起来：「嗯.....那个.....我是说，一共只有 13 个彩蛋，假设犹太是第 14 个人，那它就没有彩蛋了。也就是说，它不会知道彩蛋上写了什么。」

林觉总觉得自己忽略了什么，但还是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之前在广场，每个人都说出了彩蛋上写的话。如果犹大是第 14 个人，那它应该是说不出来的。」

「稍微有点长进。」宋寒章淡淡道，还不等林觉窃喜，他又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也许犹大像陆刃一样捡到了别人的彩蛋，或者它只是随口瞎编了一句？也有可能给我们打电话的人向它泄露了一句彩蛋的信息，方便它伪装成普通玩家？甚至它根本就是给我们打电话的那个人伪装的？」

林觉噎住了，沮丧地看着自己的鞋子，他确实没想过还有这么多可能。

「好了，别露出这种表情。」宋寒章拍了拍林觉的肩头，「犹大是不是第 14 个人并不是现在最需要解释的疑问。我想到了一种可能.....」

林觉抬头看着宋寒章，实在搞不懂这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想法，明明大家都是普通的大学生，但是在宋寒章面前，他简直像是白活了二十年。

只听宋寒章清冷的声音在空旷的四楼走廊里回荡着：「『犹大』最初是耶稣的追随者之一，是个虔诚的信徒，但最后却出卖了耶稣，这个名字意味着背叛和欺骗。从寓意上来说，犹大最初可能和我们一样，是个普通的玩家，但是到某个时候，它的身份发生了转变。」

「这个转移身份，或者说转移阵营的契机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宋寒章像是考教学生一样询问林觉。

「周玉秀的彩蛋上说『獠牙逆转阵营』，被咬到的人会变成犹大？」林觉悚然一惊，「我们中已经有人被咬到了吗？」

「这是一个可能，但存在难以解释的地方，被咬到的人一个小时候后会变成感染者，这个犹大会不会呢？」

如果它得到了病毒抗体并且给自己注射了，它的阵营还会发生变化吗？」

存在太多可能性了，我更倾向于另一种可能——有人死了，然后犹大顶替了死者，以死者的身份出现，扮演普通玩家。」

宋寒章的声音很平静，甚至有种微妙的违和感：「以陆刃的实力，不会死得那么容易，所以不会是他。」

林觉看着宋寒章的表情，莫名地感到一阵阴冷，他抿了抿嘴唇，梦呓一般问道：「那会是谁？」

宋寒章靠在墙上，手中的空塑料瓶被捏得「咔咔」作响，他抬头看了靠在对面墙壁上的林觉一眼，两人的视线在空气中碰撞，交换着连自己都未必明白的情绪。

明明在今晚之前全然陌生的两人，却因为机缘巧合站在了一起，即便内心还有提防，却已经开始尝试着信任对方了。

「不害怕么，也许我才是那个一开始就已经死了的人？」宋寒章幽幽地问道。

那一瞬间林觉的心跳都停滞了一拍，然后剧烈地跳动了起来，他试图在宋寒章的脸上找出开玩笑的神情，却挫败地发现他依

旧是面无表情的样子。

「不是你，肯定不是。」林觉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语气轻松自信一些，「不然你一开始就没必要救我，而且一起行动的期间，你有太多机会让我死得不明不白了，绝对不是你。」

让林觉真正松了口气的，是宋寒章微微翘起的嘴角。

「同样的，我也确定不会是你。从接到电话到我和你相遇，期间的时间太短了，满打满算也只够你从发现异状到跑到一楼，而且我仔细观察过，你身上没有任何伤口，衣服也没有破损的地方。」

比起之后遇到的那些人，我更相信你。」不同于林觉的先凭直觉再找论据的思考方式，宋寒章的分析完全是理性的，甚至不近人情。但至少两人之间的信任感并没有因为犹大的出现而崩盘，这就够了。

说完宋寒章直起身体稍稍活动了一下关节，又说：「对于犹大我们知道的太少了，现在只知道它不被算入幸存人数，无法确定怎么出现，但会伪装成获得彩蛋的人，作用大概是欺骗和背叛，也许是用来增加死亡可能性的吧。」

有了它的存在，要心无芥蒂地合作就非常困难了。」

林觉点点头，脑中却闪过他一直提防着的身影。

——说不定，就是那个人呢。但是也没有证据。

宋寒章叹了口气，自嘲地说：「算了，想这些有什么用，反正这里又不是真实的世界，发生什么都不奇怪了。」

「不在真实的世界？」林觉一怔，惊讶地反问道。

「这是很明显的事情？」宋寒章看着电梯门，轻声说道，「正常的世界里会突然发生这种事情吗？」

周围的人都变成了感染者，幸存者都是拿到了彩蛋的人，手机接完莫名其妙的电话之后就没了信号，围墙突然增高到无法翻越.....

与其说是突然爆发了生化危机，还不如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游戏，拿到彩蛋的人都是被迫参与的玩家。

我们就像是猫爪下的老鼠一样被玩弄着。

想想看，说不定现在正有人在游戏外看我们奋力挣扎求生，还兴致勃勃地评头论足，哈，多可笑。」

矿泉水瓶被捏得噼啪作响，宋寒章突如其来的愤怒让林觉感觉到不安。

一直以来宋寒章都表现得十分冷静，现在却突然出现了情绪失控.....这不寻常。

他好像对这种境遇特别厌恶，为什么呢？

噼啪声停了，空掉的矿泉水瓶被宋寒章丢进了垃圾桶。

「抱歉，我只是不喜欢被人摆布而已。控制狂都是偏执的精神病，在他们眼里所有人就该像提线木偶一样按照他们的剧本表演，一旦木偶有了自己的思想，就会想尽办法地让你学会循规蹈矩，因为这在他们眼里才是正确的。」宋寒章靠回了墙边，手背抵着额头，静静地看着头顶的照明灯说道，言语间充斥着一股厌世一般的倦意。

林觉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只能干巴巴地安慰道：「反正只要等到天亮就好了。我们就不要想那么多了，先想办法度过今晚吧。」

宋寒章嗯了一声：「也是，能不能活过今晚都说不定，想这么多毫无意义。现在那群人应该去学生活动中心了，陆刃也不会来这种躲避感染者，现在图书馆里也就剩下我们两个活人了，再待一会儿吧。」

林觉听话地点了点头，祈祷着接下来的时间一切顺利。

但如果在这个充满恶意的游戏之外，真的存在掌控一切的恶魔的话，它当然不会让一切顺利进行。

沉重的电梯启动声在一片寂静中突兀地响起。

两人猛地向电梯看去，那停滞已久的楼层数字从4变成了3，然后是2……

电梯在下降！有人按了电梯！

层数跳动的一刹那，林觉的心跳都停了，慌乱之中他紧张地直起身，不知所措。

怎么可能？林觉难以置信地想，这个图书馆里怎么可能还有人活人？

是谁？感染者？玩家？犹大？

「先躲起来！」林觉下意识地想逃，话一出口就被宋寒章打断了：

「你慌什么？既然对方不是悄悄从楼道那里上来偷袭，就说明可以谈谈。」宋寒章看着下降到一楼的电梯缓慢地往上升，似乎并不意外，「就在这里吧，不管是什么，我们总是要面对的。」

二楼、三楼、四楼.....

「叮——」

电梯停下的提示音在电梯间响起，林觉紧张得不行，背后像是爬着一条阴冷的毒蛇，正无声无息地露出毒牙，吞吐着猩红的蛇信子。

电梯门缓缓开启，林觉紧握着手中的铁管，随时准备着。

然而.....

「是你？」林觉愕然道。

电梯里露出周玉秀因为寒冷而瑟缩的身影，她双手揪着围巾，只露出一双大眼睛，怯怯地看着两人：「我.....我.....」

林觉松了口气，甚至有点儿庆幸，毕竟之前相处过一段时间，加上是个女孩子，他对周玉秀的观感还算可以，但是宋寒章却并不这么想。

「我告诉过你，不要再跟来了。」宋寒章的声音听起来冷冷的，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的意思。

「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周玉秀走出电梯，忐忑地看和他，双腿还在微微发颤，看起来丝毫没有说服力。

林觉看了一眼她的迷你裙和破了的薄丝袜，心里不由唏嘘，美丽也是有负担的。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宋寒章并没有因为她狼狈又可怜的样子而放过她，咄咄逼人地问道。

「我远远跟着你们，看到你们进了图书馆的地下车库，心想应该是进图书馆了，后来看到大厅里有好些感染者的尸体，还有倒在电梯间外面的，就想你们大概是坐电梯上去了.....」周玉秀低下头小声说道。

宋寒章不再说话，只是点点头，靠在墙边继续休息，不知想起什么又抬手看了看时间，21:05；周玉秀也不敢再说话，只是默默坐在远离感染者尸体的角落，呆呆地看着它，又恢复了那种失魂落魄的样子。

「咕噜噜——」空荡荡的胃发出了抗议声，林觉揉了揉肚子，苦恼地搔了搔头。

「图书馆三楼有小卖部和咖啡厅，你要是饿了的话可以去那里找点吃的。」坐在角落里发呆的周玉秀轻声道。

「啊，不用……」

林觉刚想拒绝，周玉秀就转过了脸，眼巴巴地看着他：「其实我也想去一下厕所，但是……我怕遇到感染者。」

「哦，那我陪你去好了。」林觉发现自己回答得太干脆，又补充了一句，「外面等你。」

「我也去，一起。」宋寒章忽然出声道。

「没关系的，有林觉陪我就可以了。」周玉秀似乎还是对宋寒章心有畏惧，慌忙地拒绝了他的提议。

「我也想上厕所。」宋寒章说着直起身，把匕首拿在手上，看了周玉秀一眼，「而且你也没带什么武器，遇到危险林觉可能顾不过来。」

林觉也应和了一声：「是啊，一起去安全点。」

奇怪……周玉秀的铁锹呢？临走前宋寒章已经把铁锹还给她了啊？林觉纳闷了一下，周玉秀已经扶着墙慢慢站起来了：

「啊……那好，谢谢……」

「三楼还是四楼？」林觉问宋寒章。

「四楼。」宋寒章不假思索道。

「啊，那我岂不是还得饿着。」林觉苦着脸抱怨道。

宋寒章似乎是想笑，不过还是肃然道：「那就饿着。」

林觉叹了口气，对周玉秀说：「看吧，这家伙不是个好人。」

周玉秀勉强挤出一个笑容，不敢吭声。

四楼的厕所关着门，但是里面的灯却是亮着的。周玉秀站在女厕所前踌躇了一下，小心翼翼地问林觉：「我有点怕，你能不能陪我进去，在里面等我……」

林觉看着女厕所的标记，迟疑了一下，还是点了头：「好吧。」

周玉秀松了口气，推开女厕所的门。

「你不是也要去厕所吗？」林觉问站在一旁一动不动的宋寒章。

宋寒章的镜片反射着灯光，看起来一片明亮，却看不见他的眼睛。只是那个神情，冷得吓人。

「你还真打算跟着进去？」宋寒章的声音也是冰冷的，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冷淡。

「特殊时刻嘛。」林觉也不想去女厕所，但是周玉秀都求他了，他也没太坚持。

宋寒章嗤笑了一声，看着半个人已经踏入厕所的周玉秀，她身影在洗手间洁白的灯光下越发娇小可怜。带着黑色毛绒手套的手握着门把手，明显看得出手腕在发抖。

林觉蓦地生出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周玉秀好像不对劲。

「够了，这么拙劣的表演我已经看够了，到现在你还不肯说实话吗？」宋寒章冷声问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周玉秀的脸被阴影覆盖着，看不见她的表情，只是声音里的虚弱和浑身上下那种浓重的绝望感却怎么也掩饰不住。

「离开前我就警告过你了，不过可惜，你显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宋寒章失望地说。

周玉秀的脚下趔趄了一下，「砰」的一声撞在了门上，跌跌撞撞地向前冲了几步，双手扶住了洗手台才勉强站稳，可是她立刻发出了一声吃痛的低呼，右手死死握住了左手。

明亮的灯光下，她大半张脸都被围巾包裹着，只露出眼睛和额头。她的皮肤惨白发青，眼珠浑浊，看着两人的眼神空洞得无法对焦。

这种不似活人的惨白和奇异的恍惚感，简直像是.....像是.....

林觉猛然领悟到了什么，难以置信地盯着周玉秀，视线从她面无人色的脸上移到了她带着黑色绒毛手套的手上。

此时此刻，他哪里还看不出来，周玉秀已经被感染了！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周玉秀虚弱地问道，不再强撑的声音沙哑而颓靡，像是随时都会断气一样。

「一开始只是怀疑，但是几次试探之后就确定了。」

刚刚遇见你的时候你光着脚，膝盖上有擦伤，丝袜也破了，明显在遇到感染者逃命时摔倒过才脱掉了高跟鞋，我也不是很相信你的心理素质好到第一次面对感染者就能毫发无伤地取胜，你很有可能付出了一些『小代价』。

是围着围巾的脖子，还是戴着手套的手，我不确定。」

周玉秀靠在洗脸台上，似乎在用力思考，可是已经濒临死亡的大脑让她思维迟缓，她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所以你在广场的时候，特意递了一双鞋子给我？」

「还有出宿舍区大门的时候。当时我拉着你的右手，没有异样，但是你拿着菜刀的左手却很无力，甚至丢出去的时候都没用上力气，再联想你之前把铁锹借给我的举动，大概是因为这种双手用的重工具只用右手会显得十分可疑。」宋寒章看着她的左手，皱了皱眉。

见周玉秀没有反驳，宋寒章更坚信了自己的判断：「在广场领取奖励的时候，你没有拿到工具，但是神情兴奋，联系到你现在能够一个人安然无恙地到达这里，应该取得了能让感染者忽略你的办法吧。」

但这应该是有时效的，或者你只是不想让我们知道你有这种能力——你在体育场的时候并没有使用它。

也就是在那里，你的症状开始严重起来了，脸色苍白，神情恍惚，体力下降.....我选择离开队伍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你的关系。

说吧，是谁告诉你林觉有抗体的事情？刘杉？赵亮盛？高艺菲？」

林觉回忆着在体育场的时候，周玉秀的确从那个时候起就显得很虚弱而且神经质了，当时他以为她是被吓坏了，现在看来，这是因为她被咬超过半个小时而出现了明显的被感染症状。

周玉秀呆呆地看着宋寒章，像是已经听不懂他的话了。

「当人意识到自己会死，却又有强烈的求生本能的时候，说不定会做出十分可怕的事情.....毕竟，人总是利己而自私的。」宋寒章推了推眼镜，冷冷地看着周玉秀。

「不是的！」周玉秀尖叫了一声，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崩溃地喊道，「那时候我把铁锹借给你，只是因为我觉得你比我更需要它罢了！」

林觉怔住了，连宋寒章也明显愣了愣：「抱歉，是我想多了。」

泪流满面的周玉秀一边抽泣一边扶着墙壁向林觉走来，每一步都像是要晕过去：「把抗体给我，我知道你有的，救我，救救我吧，我不想.....我真的不想变成那种怪物啊！快给我！给我啊！」

歇斯底里的周玉秀瞪着眼，伸出手摇摇晃晃地向林觉走来，充满了求生欲望的眼神已经开始和异化的脸糅合在了一起，古怪而狰狞。

林觉猛地后退了两步，说不出是怜悯还是悲哀地看着她，太晚了.....已经太晚了。

「来不及了。」宋寒章抬手看了看表，冷酷的宣判从他口中传出，「遇到你的时候是 20:20，现在是 21:08，就算你那时候刚被咬，现在也已经超过 45 分钟了。病毒抗体的说明上写了，超过 45 分钟病毒不可逆转。很遗憾，你已经来不及了。」

周玉秀呆若木鸡地站在门边，眼中希冀的光芒熄灭了，她喋喋不休地呢喃了起来：「不.....不可能的.....只是被咬一口而已，我是人，不是感染者！不会变成那种吃人的怪物，一定来得及的，来得及的.....」

更多的泪水从周玉秀的眼睛里涌出来，她咬着手套，神经质地嘀嘀咕咕着，像是安慰自己，也像是垂死挣扎。

裤袋里的抗体被体温捂得发烫，几乎要烫伤皮肤。林觉闭上了眼，痛苦，却又有一种他不愿意承认的庆幸。

如果真的还来得及，他到底要不要救她？

如果不救，那周玉秀势必会成为他一辈子的阴影，时时提醒他因为自私而冷漠地看着一个人走向死亡。

但是如果救了，之后他却因此而无药可救，那么他一定会是怀着极度的悔恨死去。

良心道德和生存的欲望拷问着他，是否愿意去救一个无辜的人，但也许不久之后他会因为这一善举而得到恶报。

万幸，这个选择，时间已经替他做了。

意识到这种庆幸的时候，林觉就知道他已经输了，输给了自私。

如果周玉秀还有救，他极有可能会迫于道德上的压力，将抗体交给她，并从中获得一点点道德上的愉悦，可更多的却是对未来的彷徨，和无法表露出来的，对她的怨恨。

凭什么？明明是他得到的东西，却要给别人使用，这么关键的保命道具，他自己也很需要啊，为什么他要拿出来义务奉献？如果之后他被咬了，谁还有抗体能够给他用呢？如果他因此而死，那该是多么可笑的结局？

为什么要让他做这种痛苦的选择呢？被咬了，一个人默默地离开队伍不好吗？明知道自己会尸变，为什么要留在队伍里给队友平添危险和麻烦？如果自己离开，谁都不知道，谁都不用做选择，谁都不用痛苦，多好啊。

林觉用力一咬自己的舌尖，疼痛让他从越来越黑暗的思考中清醒过来，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念头，他不该这么想，也不能这么想！

「求求你.....求求你了.....」周玉秀带着哭腔的哀求声传来。她已经无力地坐倒在了地上，全身痉挛着，用力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声音断续而嘶哑，还夹杂着干呕的声音，「求你，把抗体给我吧，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啊！一定来得及的，我不会变成怪物的，一定可以的啊！为什么不试一试呢？让我试一试啊！」

宋寒章居高临下地看着她：「抱歉，比起奇迹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我更愿意相信药品说明书。」

多么冷酷、直白、却又理性的一句话，残忍地刺破了周玉秀最后的希望。

周玉秀缓缓抬起头。

下半张脸从围巾中露了出来，獠牙已经刺破了她的嘴唇，渗出猩红的血液，她恍惚的眼睛里闪动着怨毒的恶意，森冷地质问宋寒章：「你就是不想把抗体给我，是吧！明明早就知道我被咬了，明明可以救我的，却骗我说那只是体力药剂！我明明还清醒着，我还没有变成感染者.....你这个人渣，混蛋，自私鬼。我恨你，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宋寒章面无表情地看着她：「你要这么说也没错，我的确不是什么好人，但说到自私，我们是一样的。周小姐，如果你把自己被咬的事情说出来，林觉会因为好心而救你，如果你透露自己的特殊能力，我也会考虑你的用处选择救你。你有很多次活下来的机会，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比起人类，现在的你更像是个恶鬼了。」宋寒章说道。

林觉拉住宋寒章的手臂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再刺激周玉秀了。虽然他说的都是实话，但这对于一个即将变成感染者的女孩子来说太残忍了。

「呵呵呵.....哈哈.....」周玉秀古怪地笑了起来，阴冷绝望的笑声从她的喉咙里传出，不像人类，更像是感染者的嘶吼。她用发青的手颤抖着抚摸自己的脸，从凸起的眼球到逐渐变形的牙齿，不用看都知道她自己此刻的模样了.....

「我要变成怪物了吗？」周玉秀喃喃自语着，声音像是一具死而复生的尸体一样沙哑，看着两人的空洞眼睛里充斥着绝望和怨恨的情绪，仿佛是从地狱里爬上来的恶鬼。

她害怕，害怕自己会变成那种只知道吃人的怪物，在黑暗中毫无理性地追逐着活人，丧失了身为人的底线。

可她是渴望的，来自活人的气味刺激着她存活的神经，她的唾液疯狂分泌了出来，随着满嘴的血液一同流下。

那种无以言表的渴望让她垂涎着，自我厌恶着，而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理性的大坝已经无法阻拦一个感染者的疯狂，她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美妙幻想之中。

周玉秀的眼神从怨毒变得空洞，又从空洞变成贪婪，饥饿已经赤裸裸地写在了她的脸上，她却突然清醒了过来，她在想什么？她在想着吃人！

崩溃的周玉秀发出了一声凄惶的哀鸣，歇斯底里尖叫了起来：

「啊啊啊啊啊——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与其变成怪物，不如

一起下地狱吧——！！！」

&&&

——一起下地狱吧！

绝望中满怀怨恨和不甘的少女最终做出了选择。

宋寒章离她很近，当周玉秀突然从怀里拔出水果刀，爆发出扑食的感染者的速度时，他只能堪堪避开刀锋，膝盖一顶将她推出去。

一旁的林觉呼吸都快停了，想也不想地一把推开宋寒章，自己丢开了铁管将周玉秀按倒在地上，抬手就是一拳！

潜意识里他还觉得眼前的女孩子是人，所以只是肉搏而不是痛下杀手。

这一拳打得周玉秀闷哼了一声，半边脸都肿了起来，她歪着头，突起的眼球斜睨着盯着林觉，让人毛骨悚然。

周玉秀咯咯地惨笑了起来，忽然用手死死掐住林觉的胳膊，张嘴就往他手上咬去，新长出来的獠牙上已经沾染了她自己吐出来的血，厉鬼一般恐怖！

林觉惊恐地想要抽回手，可是尸变的周玉秀力气惊人，眼看着就要得逞，宋寒章却已经捡起地上的铁管，一棍子打翻了她，拉起林觉就往楼梯间狂奔。

跑到在楼梯口的一刹那，林觉回头看了一眼。周玉秀已经捡起了地上的水果刀，跌跌撞撞地向他们追来，绝望而疯狂的眼睛里浑然看不到初遇时那个秀美胆怯的女孩子的影子了。

她已经完完全全地，变成了一个怪物。

楼道里的节能灯还亮着，两人已经快跑到了二楼，但是从楼梯上看下去，前方有不少感染者徘徊，如果强行通过的话会有危险。

「躲这里。」宋寒章拉过林觉，两人躲在楼梯转口处竖立起来的讲座宣传广告牌后，广告牌虽然不大，但是勉强能躲下两个人。

不一会儿，楼梯上方传来断断续续的脚步声，周玉秀扶着楼梯扶手一路追来，嘴里喃喃着「杀了你，杀了你们」，感染者化让她神志恍惚，根本没有看到躲在广告牌后的两人，径直往下跑去。

跌倒的声音传来，周玉秀脚步不稳地撞在了二楼墙边的置物架上，整个置物架都被撞倒，在静寂的黑夜中发出巨响。

散布在二楼的感染者被声音和气味吸引，缓慢地向她包围，周玉秀挣扎着想站起来，却又失去了刚才被活人吸引而爆发出来的力气，软绵绵地往旁边爬了几步，怎么也站不起来。

眼看着感染者越来越近，周玉秀的右手紧紧握住了左手的手腕，一道白色的微光从她身下的地面涌了出来，将她整个人包

裏里在里面。周围的感染者一下子失去了目标，在原地徘徊了起来。

宋寒章从广告牌后走了出来，眯起眼睛观察着她的举动。

「果然.....是暂时隐蔽气息的能力吗？可惜了.....」宋寒章发出轻微的叹息。

周玉秀也看到了他，古怪的笑容浮上她变形的嘴角，她手中的刀子在空气中比划了几个刺穿的动作，眼神带着深重的怨恨。

赤裸裸的恶意像是暗藏在皮肤下的寄生虫，被绝望孵化着，蠕动着，一点点蚕食了身为人类的底线。

风从二楼往楼梯涌来，带来感染者的腐臭味和似有若无的血腥味。幸而如此，二楼的感染者没有嗅到下风处的两人的气味。

没有声音，又失去了目标的气味，周围的感染者又散开了。周玉秀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糊满了血又变形肿胀的脸上有着与感染者一样的獠牙。

就像宋寒章说过的那样，比如人类，现在的她更像是个丧失了人性的恶鬼。

从外表，到灵魂，都是如此。

周玉秀身上的白光还没有散去，感染者依旧没有觉察到她的存在，任由她摇晃着向两人走来，她走得很轻，不敢发出一丝声音，可是看着两人的眼神却充满了猎食的兴奋。

口水和血液一起从她的嘴里流出来，淅沥沥地淌满了衣襟，她饿极了，火烧火燎地灼烧着唯一还有感觉的胃部，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大餐一顿。

这是林觉见过的最残忍的画面，他看到的，是一个好好的人，活生生地变成了鬼。

「她说过不想变成那种怪物吧？」林觉喃喃地问道。

宋寒章没有说话。

林觉捡起了不知是谁丢在垃圾桶旁的易拉罐，明明轻得几乎没有重量，可是却又重得让他的手都在颤抖。

他想起一个小时前在宿舍区里遇到的那个周玉秀，怯怯的，说话都很小声。

她只是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女孩子，就像在这个校园里读书的每一个姑娘一样，年轻，爱漂亮，有一点自私，又有一点善良，那时候她还愿意把铁锹借给更需要它的宋寒章，也愿意光着脚跟他们一起冒险逃亡。

她本来应该有更好的人生，也许不会完美，但不该是这样。

——再见了。

林觉闭着上了眼，手中的易拉罐在空中飞过一道弧线，「咣当」一声落在了周玉秀的脚边。周玉秀停下了脚步，呆呆地看着地上的易拉罐，空洞的眼睛里没有惊恐，只有无穷无尽的茫然，甚至连逃跑的本能都已经遗忘了。

感染者们向她涌来。

她还没有完全感染者化，她还有活人的气味，那是感染者钟爱的味道。

她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惊恐地向前跑了两步，可是却被撞倒的置物架绊倒，再一次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更多、更多的感染者向她涌来。

宋寒章拉过呆立的林觉的手，拽着他向上面的楼梯跑去。

身后传来感染者兴奋的嚎叫声和凄厉的惨叫声，不用回头就知道那是怎样的一幕惨状。

不能回头，不能回头，不能回头。

心里却有另一个声音嘲笑他：你以为不看就可以逃避了吗？

脚步机械地动着，沿着阶梯飞快地往上跑，穿过狭长而安静的走廊，将所有软弱都甩在身后。

走廊上一扇又一扇的窗子，每一扇都映照出他自己。

软弱的外表下包裹着的残忍和自私。

他只是在逃避认识真正的自己。

为了活下去，他什么都可以做，即使是杀人也可以。

两人终于停下了脚步，靠在墙边喘息了一阵，剧烈的心跳再度平静了下来，可是心情却久久无法平静，周玉秀临死前的惨叫还环绕在林觉的耳边，撕心裂肺。

可林觉却不觉得后悔。他甚至觉得，比起最后变成感染者，以人类的身份死去，才是清醒时候的周玉秀会做的选择。

他好像也疯了，林觉捂着额头嗤笑自己，他有什么资格替周玉秀做决定呢？他明明只是自私害怕，所以才痛下杀手。

宋寒章把铁管还给他，自己靠在墙边，一言不发。

「你在想什么？」林觉沙哑地问道。

宋寒章看着他，若有所思地说：「我在想，其实我并不了解你，我以为我已经看得足够清楚了，但是你们一个两个都出乎我的意料。」

林觉苦笑了一下，蹲下来抱着膝盖说：「今晚之前，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这样一个人。」

是的，曾经和平富足的环境从没有让他像今天这样看清过自己。20年来甚至连条鱼都没杀过，但是短短一个多小时，他杀过感染者，甚至杀死了一个活人——至少曾经是。

极端的环境下，他的道德观已经开始扭曲，残酷的丛林法则正在取代曾经的认知。每一次动手，他都觉得自己离隐藏在心中的恶魔更近了一步。

也许某一刻他会发现，自己已经变得面目可憎。

「你做得很对。」宋寒章淡淡地说，没有多杀情绪起伏，只是客观公正地评价着。

「但是你没有这么做。你想放她一马，不然在洗手间的时候你就不会拉着我跑了。」林觉一针见血地说道。

「我只是不想和一个快死的人计较，再过几分钟她就要变成感染者了，构不成什么威胁。」宋寒章说道。

林觉瞥了他一眼，不认同地说：「可她差点杀了你！」

「是我自己大意了，没想到她还有刀。大概是用铁锹和其他人换来的吧。」宋寒章摘下眼镜捏了捏鼻梁，又把眼镜戴了回去，「我怀疑就是怂恿她的那个人，只可惜没来得及问清楚。」

林觉不想再谈周玉秀的事情了，一想起来都是满心的疲惫，而且这也毫无意义了，她已经死了。

四周又静了下来，只有月光静静地流淌在大理石地面上，照出两人的影子。

安静，并且温柔，就像每一个平凡无奇的月夜，总能让人有许多回忆，许多感触。

林觉忽然很想了解站在他身边的这个人，他一直表现得很冷静，有时候因为过于理性而显得残酷，容易得罪人，可也许宋寒章才是最真实的那一个，他只是早早洞悉了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像他那样，在一次次的痛苦选择中发现了另一个自己。

「你当初，是为什么想学医，为了救人吗？」林觉问道。

「可以这么说，这是一部分原因。」宋寒章看着窗外的月光，淡淡道。

「还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林觉又问。

「.....没有了。」宋寒章又突然否定了自己刚才的回答，他冷漠地看着满地的月光说道，「人生而有罪，我也不例外，所以稍微想做点好事罢了。」

林觉不太明白。关于宋寒章的一切都是个谜，他只是认识了他一个小时，知道了他的名字，而他的过去，他的理想，他的生活.....关于他的事情他一无所知，却又止不住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才会养成他这种性格的人呢？

有些瞬间，林觉也会觉得宋寒章太过不近人情，可是哪怕周玉秀威胁到了他的性命，他也没有对她痛下杀手，反倒是自诩算是个好人的他.....

林觉垂下眼，看着自己的手。这是一双干干净净的手，连茧子都没有。但就是在这个罪恶的夜晚，他已经沾上了洗不净的血。

他凭什么觉得宋寒章冷酷无情？

「你其实很讨厌杀人吧？」林觉问道。

月光里的宋寒章的眉眼清冷得像是一幅画，他点了点头。

果然，怀着这种愿望，去学习救人的办法，杀人这种事情在他眼里才是更不可饶恕的吧。

良久的静默后，林觉轻柔却坚定地对他说：「那就让我来做吧！为了活下去，不得不杀人的时候，就让我来做吧。不管是什事情.....打架也好，杀人也好，我都可以做，一起活下去吧，我想活下去，也想你能活下去！」

宋寒章怔了一怔，深深地看着林觉的眼睛。

忽的，他微微一笑：「嗯，一起活下去吧。」

第五章 风雨前的平静

两人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图书馆内回荡着。

透过玻璃窗，林觉再次看到那轮绯红的月亮，斜斜地挂在空中，散发着不祥的亮光。

拐角处转出一只饥饿的感染者，半张脸都被阴影遮盖着，嘴里发出野兽般的呜咽声。

林觉想也不想地就双手握紧铁管，用力将它抵在墙上，感染者用力挣扎了起来，狰狞地张大嘴，似乎想隔空咬断林觉的脖子。

林觉抬脚就踩在感染者的小腹下，感染者毫无知觉地继续撕咬着空气，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气音像是濒死的呐喊。

宋寒章上前在感染者的太阳穴上补了一刀，小心地避过了感染者的獠牙。

感染者缓缓地倒在地上，不再动弹。

「你有没有觉得，比起宿舍楼那里遇到的感染者，这里的有了点变化？」林觉自此观察了一下地上的尸体，不太确信地问道。

宋寒章用脚掀翻感染者，又在它的后颈上补了一刀，确定它已经死透了之后，才放心地研究起了尸体。

从脑袋到爪子，——仔细地观察。

林觉抱着在感染者衣服上蹭干净的铁管，靠在墙边帮他把风。

许久，宋寒章从感染者身边站了起来，走到窗边看着窗外，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

「你在想什么？」林觉不由问道。

「现在开始花上两个小时把图书馆内的感染者清理干净，然后把所有门窗都关上，封锁全部楼梯和电梯，打开整个图书馆的监控，然后把总监控室改造成防御基地，从天台拉下绳索通到监控室窗口，遇上紧急状况从天台逃生。我在想如果这么做可以坚持多久。」

林觉不假思索地乐观道：「撑到天亮都没问题。」

「是吗.....可是越是这样就越是觉得不安。」宋寒章说着用匕首挑起感染者的手腕，继续道，「你看，它已经开始长出尖利的指甲了。就像彩蛋上说的那样，它们正在不断进化，不断变强。如果阵地战可以取胜的话，那么还不如一开始就找个牢固的房间躲起来。」

林觉看着感染者干枯发青的手上那长出不到一厘米的黑色指甲，十分尖锐，总觉得一旦被抓到会有非常不妙的后果。

「我去找宿舍管理员的时候感染者是没有指甲的，不然它把我按在地上的时候就会划破皮肤了。」林觉想了想说道，「獠牙似乎也强壮了一点.....之前没这么明显也没这么长的。」

宋寒章点点头：「所以与其浪费力气花上几个小时消灭馆内感染者，还不如继续游击。」

「说不定我们刚做好一切准备，封锁楼道关闭大门，感染者已经进化到可以撬门了。」林觉被自己的设想弄得毛骨悚然。

宋寒章怔了怔，垂下眼看着感染者的尸体，缓缓道：「没错，说不定我们的举动也会影响感染者的进化。」

躲在水里的，附近的感染者会往游泳的方向进化；

躲在封闭空间的，感染者会逐渐增强力量，撞破大门；

攀爬上高处的，说不定感染者也会学会攀援。『变强』本来就是个很笼统的概念。

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真是这样的话，我们都会死。」林觉面无表情地说道。

出乎意料的，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里很平静。不是不害怕，只是一种麻木感。

从被迫参加这场游戏开始，死亡就一直如影随形。虽然他几次侥幸与死亡擦肩而过，但好运总是会用完的，也许下一次遇到危险时他就会死。

偶尔一次的死亡威胁会让人惊恐，但是数不清的死亡威胁只会让人麻木。神经在一次又一次地紧绷中麻痹，死亡的恐惧也不再令人坐立难安。

也许再过不久，他就可以习惯这种折磨，把一切视作寻常，但这真的是好事吗？

「我们不知道它们进化的速度有多快，但是不可能太离谱，至少几小时内不会太危险。」宋寒章看了看手表，21:33，「趁现在好好休息恢复体力，之后我们也许就没有这么轻松的时候了。」

林觉叹了口气：「知道了，那先去三楼的小卖部找点吃的吧，再不吃点东西我怕到时候饿晕过去。」

宋寒章古怪地看了他一眼：「你竟然还有胃口？好吧，走这边，这个楼梯不太有人用。」

沿着偏僻的楼梯来到三楼，出乎意料的是感染者竟然不多，自习室里面的灯亮着，但是门是虚掩着的，只渗出一条光带，投

影在地上。

「刚才二楼的动静那么大，加上感染者对血腥味的敏感，一楼和三楼的感染者大概都被吸引到二楼去了。」宋寒章小声说道。

林觉也说不清心中是什么滋味，干脆不说话。

小卖部前面有两只感染者在徘徊，此刻已经嗅到了两人的气味，一前一后地走来。

同时对付两只感染者并不容易，一旦被其中一只缠住，势必会被另一只扑上身，轻轻一口，下场就有如周玉秀了。

好在他有一剂抗体，还有不错的身手。

林觉看向宋寒章，宋寒章平静道：「我可以负责左边的那个。」

「不用，你在旁边看着就好。」林觉微微一笑，语气颇为自信。

话音刚落他就冲上前去，手中的铁管一棍子就将前面的感染者往一旁打飞出数米，再一击将后面的感染者甩往另一边。两只感染者踉跄地倒在地上，僵硬地爬起。

林觉眼中凶意大盛，一脚踩住其中一只的胸口，感染者张大了嘴，露出畸形的獠牙，努力挣扎地想将林觉掀翻出去。

林觉高高举起手中的铁管，准确插入感染者的口中，手中用力捅下去。

见感染者不再动弹，林觉用力拔出铁管，转身冷眼盯着另一只已经从地上爬起、向他走来的感染者。

宋寒章一脚将感染者踢翻在地，头也不回地问道：「真的不需要我帮忙？」

「没那个必要。」

林觉一边说一边向那只感染者走去，血沿着铁管一滴滴落下，在地上勾勒出一条漫长的血迹。

没有最初的胆怯和彷徨，也没有了对于未知生物的恐惧和不安，挥动武器只是为了生存而激发出来的本能，不值得惭愧，却也不值得骄傲。

再一次将铁管从感染者身体里拔出来，林觉这才感觉到胳膊有点酸痛。

再仔细看地上两只感染者，死状可怖，算得上面目全非。

奇异的是胃里却没有多少翻腾感，他甚至觉得自己此刻的胃口还不错，迫不及待地想去小卖部找东西吃。

「怎么了？」见宋寒章站在一旁不动，林觉疑惑地问道。

「.....不，没什么。」宋寒章扫了地上的感染者两眼，皱了皱眉说道。

林觉本来就不是个爱多想的人，见宋寒章这么说，他也就抛开了疑问，自顾自地在了小卖部里找起了面包。

面包果酱酸甜的味道在味蕾上绽开，林觉一阵狼吞虎咽，吃得噎住了又赶紧找水喝，简直像是饿了三天一样。

「你也吃啊。」林觉递了个面包过去。

宋寒章摇了摇头，拿起一包巧克力补充起了热量，还提醒道：「别吃太多，影响行动的。」

「哦，真可惜，难得的免费大餐啊，满足了我小时候去超市每样来一份的愿望。学长，你小时候有没有这种愿望，希望哪天全世界的人都消失了，然后你不用上学，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饿了就去超市找吃的，拿着硬币去游戏厅挨个儿玩过去。那时候我还傻乎乎地在作文里这么写，被我妈骂了一顿说不好好学习净想着玩。」林觉坐在柜台上，一边吃一边和宋寒章闲聊，神情意外的轻松。

「.....即使有，我也不会说出来。」宋寒章说。

「啊？不是吧，这么闷骚？」林觉笑他。

「因为不能说。」宋寒章神情严肃，甚至有些阴翳，「这些『不正常』的念头，我不可以有。」

「.....你爸妈对你还挺严格的。」林觉同情地说。

宋寒章嘲讽地笑了笑，没有再说下去：「赶紧吃吧，吃完还有事情要做。」

&&&

「矿泉水、压缩饼干、巧克力，这把削笔刀也用得上……」林觉在小卖部挑挑拣拣了好一番，将觉得用得上的东西都往背包里装。

这个挂满了可爱徽章的背包还是从小卖部门口的感染者背上扒下来的，虽然上面沾了血迹和几点脑浆，但是擦一擦还能凑合着用，现在的环境也没法讲究这些。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是个女式双肩包。」宋寒章不带情绪地说。

「没办法，将就一下吧，反正也是我来背。」林觉掂量了一下沉甸甸地背包，思索了一番后又将其中一瓶矿泉水拿了出来，换成一包饼干。

「……还是我来吧，」也许是林觉的错觉，宋寒章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厌弃之色，却还是语调平平地说，「毕竟你是主要战力，负重这种事情还是交给我好了。」

说着他一把夺过林觉手上的背包，将里面的食物和水一一取出，最后只剩下三瓶矿泉水、两包压缩饼干和一盒咖啡。

林觉的眼睛一直盯着被强行拿出来的水和食物，欲言又止。

「别像只仓鼠一样努力把葵花子往嘴里塞，不然遇到猎物的时候你会张不开嘴。」宋寒章瞥了林觉一眼，背上双肩包走出了小卖部。

林觉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了小卖部一眼，拿起武器赶紧追了上去。

跨过地上半干的脑浆和血迹，林觉端详了一下感染者惨烈的死状，倒是没有一开始见到时那么恶心了，恐惧感不知何时已经掩藏在了灵魂最深处。

只是短短一个多小时，林觉觉得自己好像已近成了一个曾经难以想象的人。

现在他看到感染者的第一反应不是逃跑，而是在缜密地推算该在什么距离、什么角度冲上去杀死它。

他自嘲地笑了笑，视线在窗前一掠而过，玻璃窗上映出一张与往常别无二致的脸，还有一双比任何时候都要麻木冷漠的眼睛。

果然，他已经不是从前的他了。

& & &

「我不确定感染者的进化速度有多快，现在游戏开始只有两个小时，如果进化太快速的话，恐怕没多少人能看到明天的太阳了。

从目前来看感染者也只是獠牙强壮，长出了指甲而已，力量和速度上的强化没有明显表现出来，至于其他能力更是不可知。我想我们应该在图书馆多待一阵子，至少等到图书馆内的感染

者强化到我们能确定的程度，然后再转移阵地。」宋寒章分析道。

此刻他们正在无人的四楼，商量着接下来的计划。

「可就是因为不知道感染者能进化到什么程度，也有可能几个小时之后我们根本就逃不出图书馆了。你想好退路了吗？」林觉坐在办公桌上看着窗外，从这里可以看到图书馆以南的行政大楼，再往南就是围绕着南方广场的四栋专业教学楼了。

「这个办公室就不错，」宋寒章也走到了窗边说道，「攀着窗外的空调外机可以跳到三楼突出的阳台，三楼的那个位置……嗯，就是小卖部附近的大厅。如果不放心的话我们可以提前在那个阳台上拴上绳子以备不时之需。下面刚好是草坪，就算有什么意外也不至于摔死。」

林觉看了好一会儿，点头道：「也行，多留条退路总是好的，说不定几小时后楼梯间里就挤满了感染者了。」

「顺利的话离开之前我们还可以测试一下感染者进化到哪种程度了，和滞留在这片区域里的我们有没有关系，那么时间就定为两个小时吧！现在差不多是22点，我们等零点的时候离开。」

林觉比了个OK的手势，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还有一件事……」

林觉睁开眼看着宋寒章，用眼神询问他。

「趁着现在有空，我们把武器处理一下。」宋寒章提议说。

林觉掂量了一下手上的铁水管，这还是从宿舍管理员的厨房顺来的，因为连续的使用现在已经明显弯曲了，不过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这个我用着挺顺手的。」林觉没有换武器的意思。

宋寒章摇摇头：「对付感染者确实是中长兵器占优，但是你的攻击效率太低下了。而且只能用敲击的办法杀死感染者，打破颅骨势必会消耗你很多力气，连续几下才能敲碎颅骨也是常有的事，所以我不推荐。」

「长兵器，能刺穿颅骨，还要高效率，那就是长枪咯？」林觉问道。

「其实长刀也不错，稍加训练一击削掉感染者的脑袋并不难，不过被包围的时候没有相应的身体灵活性反而不易发挥出长刀的优势，容易被咬到。你的铁管用来突围倒是很方便，只能说各有利弊。」

「那就听你的。不过长枪这里也没有吧？自己做吗？没材料啊。」林觉沉吟道。

「这个不难做，需要的材料刚才我都已经看到了。」宋寒章说道。

宋寒章需要的东西确实不难找，卫生间的拖把，地下车库自行车维修处的工具箱，还有挂在图书馆墙外的宣传横幅。

被宋寒章指挥得团团转的林觉在取下了第三条红色的宣传横幅之后终于忍不住问了：「拖把和工具箱我还能理解，不过横幅是做什么？」

宋寒章一边把横幅折起来一边看向林觉身后：「以防万一而已，先把你身后的家伙解决了再说。」

林觉抓起铁管回头望了一眼，三只感染者正向这里走来，他撇撇嘴再次冲了上去。

身体重心往下压，双手挥舞着铁管从感染者的脚下扫过，将它绊倒在地，趴在地上的感染者刚要抬起头就被林觉一脚踩在地上，铁管对准脆弱的后颈用力杵下——「咯吧」一声，骨头碎裂的声音响起。

第二只感染者已经接近他三米以内，速度惊人地扑了上来，林觉两手紧握铁管，用力往前一送——感染者的腹部被击中，整个儿往后倒去，压倒了后面的一只感染者。

「走吧，杀不完的东西，别浪费力气了。」宋寒章收好横幅就往另一处楼梯跑去。

林觉回头看着涌来的感染者，苦恼地皱了皱眉，也跟着宋寒章跑了。

两人绕了好一会儿的路才回到四楼的办公室，拖把和工具箱已经先一步拿回来了，宋寒章抖开其中一条横幅像是拧麻花一样将它拧了起来，每隔半米左右打个粗结，直到三根横幅都被他连接在了一起。

「找不到绳子只好拿这个将就了，打些结方便攀爬，看起来承重应该没问题。」宋寒章编好「绳子」，趴在窗口试验了一下长度，足够垂到地面了。

虽然是简陋的逃生工具，但也是一条生路。

「现在该准备武器了。」宋寒章拿起拖把说道。

林觉瞥了拖把一眼，嘴角抽搐了一下。这把拖把明显是全国通用的爆款，木制的长柄，脏兮兮的布条，怎么看都觉得攻击力可疑。

宋寒章蹲下身，用广场得来的匕首割断了上面的布条，带着血槽的匕首看起来极为锋利，一整圈布条轻而易举地被割断了。

「这匕首很锋利啊。」林觉没话找话地说。

「广场得到的东西都不寻常，就算只是把匕首也是一样。这把匕首具有锋利和无磨损的附加属性，陆刃的那把唐刀应该也差不多是这样，不然照他那种剁排骨一样的用法，刀刃早就卷得连只鸡都杀不了了。」

林觉被他的比喻逗得心中暗暗发笑，又强装出一副严肃的表情问道：「你是想把这个木质长柄削尖了？」

宋寒章没有回答，只是打开工具箱开始翻找需要的道具，四枚粗长的钉子，还有榔头。

「希望感染者不要被声音引来……」宋寒章喃喃道，拿起一枚钉子用榔头斜斜地钉入木柄的末端，钉子被斜着敲入木头中，尖

头从木柄的那端顶了出来，榔头上裹着层衣服，敲击钉子的声音并不像林觉想得那么响亮。

宋寒章依样钉入了四枚长钉，从木柄的一段钻出来的钉子让这把武器一下子危险了起来。

用榔头修正，将钉子露出的部分并在一起，足有五六厘米长，再在木柄的末端缠上了数圈铁丝，以免暴力使用时钉子从木头里崩出。

「有了这个的话，一击就可以刺穿感染者的脑子。」宋寒章把改装好的拖把柄递给林觉，一边用钳子剪断了一截铁丝放进了包里。

林觉适应了一下新武器的重量，主体是木头材质非常轻便，实心的木头也足够结实，他心满意足地点点头：「感觉像是简化版长枪。要下去试试看吗？现在我有信心一击必杀哦。」

宋寒章坐在舒服的椅子上，疲倦地揉了揉太阳穴：「你可以去试试，注意安全，我稍微休息一下，这几天一直在写论文，睡眠不足偏头痛。」

林觉看他一脸倦容，于是道：「那你休息吧，我很快就回来.....最多十分钟。」

宋寒章点了点头，目送他像只兔子一样兴奋地窜了出去，又折回来拿办公室的钥匙：「我开门的时候会小声地。」

「没关系的。」宋寒章淡淡道，「这种环境，我不会真的睡過去的，只是放空大脑休息一下罢了。」

「那我走啦？」林觉像是出门撒欢前向家长报备一般，明明跃跃欲试，却还要故作平静。

宋寒章「嗯」了一声，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

关门的声音传来，宋寒章又睁开了眼睛，门外的脚步声越来越远了，他试着放空运转得严重过载的大脑，思虑过度带来的头痛却没有放轻，因为他仍然没有停止思考。

他对这个死亡游戏有太多的猜想和思考，虽然规则告诉他天亮就能结束，可他甚至不信任游戏给出的规则，这种含糊其辞的规则里有太多漏洞了，每句话都有无数种解读，完全不知道哪一种才是真相，或者根本没有真相。

这个游戏主宰者所掌握的力量，越是深思就越是恐惧，而他甚至摸不清它的目的。简直像是趴在泥土中的蚂蚁，想要参透星辰运转的规律一样不自量力，他甚至连自己的同伴都看不透。

林觉成长得很快，可以说远远超过了他最初的期待。

如果说一开始他只是将他视为可有可无的同伴，现在林觉已经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战力。

最重要的是，他的服从性惊人的好，只要信任了一个人，他就会乖巧地服从一切合乎逻辑的指令，意志坚定，下手果断，绝不轻易动摇，甚至很少考虑自己的意见。

一把适应性、成长性、可塑性极强的武器，一个天生的士兵。

虽然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但是宋寒章却看得清清楚楚——他已经不把感染者当做自己的同类了。

当林觉坐在小卖部的柜台上，视若无睹地对着一地狰狞的尸体吃着果酱面包的时候，宋寒章几乎看到了拿着肉串和唐刀从小吃店里走出来的陆刃。

他们的神情，相似到只差一点点而已。

但就是这一点点，成就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

&&&

22:08。

站在办公室门外的林觉看了一眼没信号的手机，确定自己只离开了十分钟。

刚才他在楼下测试了一下新武器，对它满意极了，他喜欢用钉子组成的枪头从感染者的眼球里捅进去，一击就可以插爆它们的脑组织，效率惊人，而且没铁管那么费力，简直神器。

林觉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了门。

办公室只开了一盏台灯，光线很暗，宋寒章靠坐在椅子上，似乎睡着了。

林觉立刻拘束了起来，小心翼翼地关上门，门锁发出「咔嚓」一声响的时候，他紧张地回头看了一眼，宋寒章还闭着眼，似乎没有被他吵醒。

林觉松了口气，蹑手蹑脚地往另一张办公桌旁的椅子那里走，一边还好奇地观察着宋寒章的睡颜，注意到他睡着时也微微皱着眉，似乎总是被什么困扰着一样。

「砰——」林觉一个没注意，右脚踢到了工具箱，吓得他差点跳了起来，懊恼不已。

真是太不小心了，光顾着看学长，都没好好看着脚下。

幸好宋寒章还是没有醒，林觉庆幸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办公椅「咯吱」了一声，稍一动弹又是一声闷响，林觉不由捂住了额头，怎么好像什么东西都在和他作对，就不能安安静静的吗？

对面传来了一声轻叹，宋寒章睁开毫无睡意的眼睛，静静地看着他。

林觉简直像是上课睡觉被发现的学生一样，十分惭愧地小声说：「对不起，把你吵醒了。」

「我一直醒着。」宋寒章揉着一直抽痛的太阳穴，淡淡道，「这种环境里还能睡得着的人，神经一定够粗壮。」

林觉没好意思说他挺想睡一会儿的。

「你还头痛吗？我帮你按一按？我妈说我按摩技术还挺好的。」林觉从小就会用这招从爸妈手里骗零花钱，技术十分娴熟。

宋寒章摇了摇头，指着桌上的电热水壶说：「包里有矿泉水，去烧一瓶泡咖啡用。然后我们准备去总监控室吧，在四楼最里面的房间。」

林觉二话不说去烧水了，之后两人喝了杯浓度惊人的咖啡，收拾好东西往总监控室的方向走去。

总监控室里有图书馆各个角落的监控录像，可惜金属的防盗门锁得紧紧的，没有钥匙根本打不开。

林觉对着大门傻眼：「钥匙在哪里？这里的管理员晚上回家吗？这可怎么办？」

因为监控室的特殊性，走廊这一侧也没有窗户可以进去，它就像银行金库一样封闭得严严实实的。

「走廊这一侧没有窗户，但是外墙那一侧应该还是有窗的，我们从隔壁房间爬过去。」宋寒章从包里拿出一截铁丝，对着监控室旁边的阅览室大门门锁用了起来。

不到十秒，这扇普通的木门就打开了，林觉嘴角一抽：学长，你为什么这么熟练！

宋寒章丝毫没觉得这有什么特别的，打开门走到窗边观察了一下，确定总监控室的外墙的确有窗户，只是有防盗窗，防盗窗

下还有空调外机。

为了安装空调外机，这种防盗窗极有可能是带锁的，他可以从外墙爬到总监控室去，但是得贴着墙壁小心一些。

宋寒章招手示意林觉过来：「横幅做的简易绳索可以充当安全带，待会儿我从这里过去……」

「很危险啊，我来吧。」林觉说。

「你会开锁吗？」宋寒章反问道。

「……」

最后还是宋寒章去的，他用铁丝打开了防盗窗的锁，从外窗进入了总监控室，林觉得以从大门走了进来，十分惭愧。

「好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里是整个图书馆最坚固的地方了，但也不能说万无一失，我们先把通往四楼的所有楼梯大门关上，再用桌椅堵上，然后回到这里，用监控观察感染者的行动，如果下面几层的感染者开始试图进入四楼，我们就可以准备撤离了——能够撞开木门的感染者，迟早也能撞开墙壁甚至铁门，总监控室也坚持不了太久的。」

林觉重新找回了那种紧张感，郑重地点了点头。

&&&

「咚——！」

巨大的撞击声传来，震得半个楼层都被惊动了。

「吱啦」一声，堆积在楼梯间木门后的铁质桌椅被撞地往后挪了一截，闭合的木门开了一条缝，一只长着黑色指甲、瘦骨嶙峋又青筋暴起的手伸进了门缝里。

「果然进化了，力量增长了不少，可惜监控里都看不出来。」宋寒章站在门边看着，微微眯起了眼睛。

林觉把嵌了铁钉的木棍扛在肩上，严阵以待。

两人已经在监控室观察了一个多小时，一至三楼的感染者始终无序地徘徊着，因为监控画面像素的关系，也无法看清感染者身上细微的变化，直到十分钟前，宋寒章注意到这群感染者开始聚集了，目的地无疑就是四楼。

感染者的指甲抠住木门，用力拉扯，楼梯间的木门哐哐地震动了起来，「咔嚓」一声，木质的门板硬是被掰出了一条裂缝。

两人俱是脸色一变。

感染者的半个身体已经探了进来，手臂用力往前伸，狰狞的指甲在空中挥舞着，像是要抓住活人的生气。

脑袋也挤了进来，獠牙暴起的口腔周围沾满了腥臭的污血，浑浊的眼珠已经发黄，干枯的皮肤下颧骨突起、筋脉横生，感染者嚎叫着，用力挤开木门想要钻进来。

另一个方向的楼梯间也开始发出被撞击的砰砰声，如果不是两人早用桌椅堵住木门，只怕现在已经被感染者攻破了。

「还好预留了一条路，不然现在我们就得等死了。」林觉心有余悸地说道，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快要挤进来的感染者。

「攻上来的感染者还不少，等它突破了这扇门你试探一下，然后立刻撤回监控室，我们马上离开图书馆。」宋寒章看了看时间，23:57，和原本的计划差不多，「离开这里后我们去南方广场整修一下，然后视情况决定去哪里。」

「了解。」林觉的话音刚落，撞门的感染者已经将门挤开一条足够宽的缝隙！

如果不是层层叠叠的桌椅挡着，它此刻已经往两人身上扑来，桌椅将它卡在了中间，它徒劳地伸出手嚎叫着向两人抓来，林觉两手紧握木棍，将铁钉对准感染者的脑壳用力往前一送——

铁钉准确无误地刺入了感染者的眼窝中，感染者毫无知觉地往前挣扎，林觉无端地觉得自己的眼睛也疼了一下，毫不留手地将木棍往上一搅——扎入感染者眼球的铁钉往眼窝的上方挑去，转动之间就捣毁了感染者的大脑。

前赴后继的感染者推挤着密密麻麻的桌椅艰难地往前行进，林觉还想打，宋寒章已经一把拉住了他：「走——！」

一声令下，两人迅速撤回监控室关上了踢铁门，然后用办公桌堵上。

「你先下去，小心。」宋寒章对林觉说道。

林觉点头，将木棍绑在身后，掀开防盗窗的窗口，蹲踩在窗台上，一手掰住空调架子，另一手拉住用横幅制成的「绳索」，两手并用地往下爬。

图书馆的四楼比寻常的楼更高，他只能寄希望于宋寒章绑的绳子够结实，半米一个的绳结倒是方便了他握紧绳子。

头顶传来震耳的撞击声，感染者已经开始撞击铁门了吗？林觉不由心下着急，抬头张望宋寒章有没有下来，结果那家伙却一直蹲在窗台上迟迟没有下来。

直到林觉双脚踩上了地面，宋寒章这才攀住绳子飞快地往下爬，速度比林觉快多了。

「你磨磨蹭蹭地在那里做什么呢？万一感染者进来了怎么办？！」林觉替他着急。

宋寒章漫不经心地说：「不会这么快的，刚才才能撞开木门，要撞开铁门至少还需要十分钟。」

林觉没好气地说：「行行行，算我瞎担心。现在去哪儿？南方广场？还是直接去学生活动中心？」

行政大楼以南就是南方广场了，而南方广场周围有医学部的教学大楼、医学部实验大楼，外语学院教学楼和艺术学院教学楼四栋建筑，周五晚上有课的班级倒是不算多，但也绝不是没有。

「学生活动中心恐怕不行。别忘了当初分队的时候另一队人很可能按照我的建议往那里走了。现在也过去两三个小时，如果感染者确实会因为周围的活人而进化，那里的感染者就不可能还没动静。现在他们大概也和我们一样准备转移了吧——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

林觉的心沉了沉，还有犹大呢，那群人的处境恐怕比他们现在还糟糕。

一只落单的感染者从行政大楼的方向缓慢地向两人走来，周围很宽敞，要绕过那只感染者非常容易，林觉没有动手的心情，准备从另一边走。

「上去试试看。」宋寒章突然出声。

林觉回头看了他一眼，也不问为什么，解下背上的木棍拿在手里。嵌在几根铁钉之间的眼球残片看起来有点恶心，不过也顾不上了。

林觉握紧木棍快步跑上前去，一棍子打翻感染者踩在脚下，木棍上的铁钉直直刺穿感染者的后脑，一击毙命。

「和图书馆里的相比怎么样？」宋寒章也走上前来，问道。

「轻松多了，它连指甲都没长多少。」林觉拔出木棍甩了甩，将血水和眼球残片一起甩了出去。

「那推测正确，感染者的进化确实和周围的玩家有关系。」宋寒章看向行政楼，紧绷的神情稍稍舒缓了一些，「也算是个好

消息，之后尽量找没人去过的地方就行，至少感染者的进化不会那么快速。」

林觉远远看到行政楼附近的感染者已经开始向这里走来，于是说：「走吧。」

绕过行政楼，前方是艺术学院和外语学院的两栋教学楼，顺利从中间穿过，前方就是南方广场。

南方广场里出乎意料地没有感染者，广场左右的医学部的两栋大楼里有不少窗子亮着灯，但是并没有感染者从里面出来。

广场南方就是学校的南门了，那里的围墙和宿舍区的外围墙一样，已经高得无法攀越，连大门都变成了高耸的铁门。

果然是无法离开学校的，林觉心下一沉。

这种被未知掌控的感觉非常糟糕，他们就像是被装在罐子里戏耍的蚰蚰一样，连生命都无法保证，更何况尊严。

「有人过来了。」宋寒章指了指学生活动中心的方向说道。

林觉抬眼一眼，三个人影正在向这里跑来，正是先前分开的赵亮盛、刘杉和高艺菲。

三人气喘吁吁地跑到广场，高艺菲还向两人挥了挥手，原本慌张不安的神情一下放松了下来：「没想到你们在这里，大家都没事，太好了。」

宋寒章的视线在三人的身上飘过，看到刘杉手上的铁锹的时候停了停，一声不吭，丝毫没有想要打个招呼的意思。

感觉到气氛异常僵硬，林觉不得不开口挽救一下岌岌可危的氛围：「你们是从学生活动中心出来的？那里的感染者进化了吗？」

高艺菲像是松了口气，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又有些后怕地说：「一开始还没什么，感染者也很少，但是后来越聚越多，要不是刘杉发现不对坚持要走，赵亮盛对付感染者又很厉害，说不定我们就出不来了。」

林觉多看了赵亮盛一眼，他手上的撬棍上沾满了血和脑浆，而他本人倒是满不在乎地坐在花坛上休息。一旁的刘杉有些神经紧张，一直东张西望，好像一有风吹草动就要逃跑。

「咦，大家都在这里吗？真是好巧。」

风中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五人齐齐向声音的方向看去，只见陆刃站在医学部实验大楼的台阶上，遥遥看着几人。

林觉的身上陡然生出一种被野兽盯上的感觉，神经一下子紧绷了起来。

「宋寒章，说起来你可真不厚道的，我花了三个小时把实验楼里里外外都找了个遍，可是连个B O S S的影子都没找到，倒是楼里的感染者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趣了。」陆刃面带微笑地说着，刀上的血迹早已干涸，只是刀锋却在灯光下反射出慑人的锋芒。他一步步走下楼梯，向广场走来。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说不定根本没有什么 B O S S，你想多了。」宋寒章淡淡地说道。

陆刃挑了挑眉，脸上的表情透出一种危险的意味：「我可是浪费了三个小时。」

「那是你的事。」

林觉握紧手上的木棍，紧盯着跨入广场的陆刃。

几乎是陆刃踏入广场的那一瞬间，口袋里传来的震动感让林觉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掏出手机，上面有一条新短信。

——不对，现在没有信号！

解锁屏幕的那一刻林觉忽然回过神来。

屏幕上面只有短短一行字。

【玩家林觉，开启条件达成，进入迷宫。】

第六章 迷宫中的猎杀者

【玩家林觉，开启条件达成，进入迷宫。】

脑中还来不及思考，林觉已经感觉到脚下的异常。

南方广场的地砖变成了黑色的泥沼，而泥沼中浮现的.....是来自地狱的呼唤！

无数带着肉屑的骨爪从沼泽中伸出，死死抓住脚踝，噩梦一般的绝望场景，却因为疼痛和恐惧而无比真实。

高艺菲的尖叫声几乎要震破林觉的耳膜，无穷无尽的白骨摇曳着、挥舞着，森森的指骨开合着，像是要抓住每一缕活人的气息，将其拖入地狱中。

脚踝被死死拉扯住，冰冷的指骨抠住双脚，用惊人的力量拉住他，身体往下沉，不断地往下沉，像是陷进了逃不出去的沼泽中。

林觉抓紧木棍一下下用力捣着捏住他脚踝的、不断往上攀爬的白骨，双手颤抖地屡屡偏离目标，可是击碎一只却又有更多的骨爪沿着裤脚往上游移，从脚踝到小腿，然后是大腿——身体不断下沉，脚下踩不到实体，越是挣扎就越是下陷。

沼泽没过眼睛的最后一刻，呼吸已经被剥夺了，窒息的迷乱中，他看到整个广场上密密麻麻的白色手骨，像是风中摇曳的白色植物，头顶那一轮绯红的月亮，散发着血一样不祥的光。

身体沉寂在虚无之中，没有声音，没有色彩，没有感觉，这样令人恐惧的寂静中，林觉只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一下又一下.....

耳边出现了水花溅起的声音，还有冷风吹在脸上的冰凉感，林觉唰地睁开眼睛坐了起来，从窒息中缓过气来的恍惚感让他一时弄不清自己身处何方。

还是南方广场，除了节日外总是安静着的喷泉却启动了，细密的水珠从喷泉里飞溅了出来，在喷泉旁的灯光下折射出璀璨的光彩。

沼泽和白骨都消失不见，一切静宁得宛如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夜晚。

——如果没有倒在地上的人的话。

陆刃背对着他站着，面朝喷泉，宋寒章也醒了，刚从地上站起来，视线对上林觉，彼此都在对方的眼中看到了一种别样的凝重。

「啊——！」高艺菲尖叫一声也醒来了，坐在地上大口喘气，神色慌张。被尖叫声惊醒了赵亮盛和刘杉也坐了起来，紧张地张望着。

「来到迷宫的旅人们，拿走属于你的纸牌，走上幸运女神为你选择的道路，否则你将永远停留在此地，沦为不死者的同盟。」

陆刃用刻意压低拉长的声音缓缓念道，说完他转过身来，左手的两指间夹着一张扑克牌，他玩味地笑了笑：「太有趣了，令人惊喜。」

林觉也走到了喷泉边，那里放了一圈纸牌，算上陆刃手上那张正好十三张。而陆刃刚才说的话正是来自于扑克牌的背面。

林觉也拿起一张，翻过来一看，红桃9。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那些白骨是什么东西？」高艺菲走到林觉身边，看着那圈扑克牌问道。

林觉摇摇头，视线在陆刃手上的扑克牌上掠过，红桃Q。

高艺菲也拿起一张，红桃3。她迷惑地看着牌面，一脸不解。

「刚才收到的短信说进入迷宫，那么这里毫无疑问就是迷宫了。从纸牌的提示来看，恐怕留在这里也是一样危险。」宋寒章看着纸牌，三人抽出来的牌完全是随机的，于是也随手抽了一张，红桃7。

抽完牌他又想翻开另一张，手指刚碰到牌面的瞬间突然一簇电弧暴起，宋寒章条件反射地抽回手。

「没事吧？」林觉小声问他。

宋寒章摇摇头，触电的手摊开又握紧，只是稍稍有点麻痹而已，并不严重。

这是对试图挑战规则的人的一个警告。

刘杉和赵亮盛也沉默地走上前来，刘杉一脸不情愿，却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挑了一张，看了一眼就塞进了口袋。赵亮盛吐了口唾沫，随手掀开一张，红桃10。

「喂，小子，你是什么牌？」赵亮盛拍着刘杉的肩膀问道。

刘杉的脸抖了抖，小声说：「红桃A。」

赵亮盛哦了一声，不以为意地把自己的牌塞进了衣袋里。

六人抽完牌之后，剩余的七张也消失了，而原本摆放纸牌的地方出现了几个箭头，标记着不同的点数，指向不同的方向。

「A lucky dog。」陆刃突然用怪腔怪调的英语说道，笑咪咪地看着刘杉，显然是听到了他回答赵亮盛的话。

刘杉捂着口袋后退了一步，表情因为恐惧和紧张而奇异地扭曲着，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像是被天敌盯上的猎物一般。

「放心吧，我对你的牌没有兴趣。谁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呢。」陆刃耸耸肩，手上提着那边寒光森然的唐刀，向着标记着红桃Q的箭头方向走去。

剩下的五人目送他离开，许久都没有出声。

宋寒章显然没心情多说什么，拍了拍林觉的肩膀小声说：「如果点数和迷宫有关系的话，你也许会比较危险，自己小心。」

林觉勉强笑了笑：「没事的，我一个人能行。」

红桃9和红桃7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林觉看着宋寒章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之中，冲另外三人点点头也准备离开了。

「林觉，等等。」

林觉已经走出一段路了，高艺菲忽然追了上来，拉住他问道：「你有见到周玉秀吗？」

林觉表情一滞，故作镇定地反问道：「没有。她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

高艺菲半信半疑地看了他一眼，又迟疑地回头看向刘杉和赵亮盛，见两人已经前往另一边了，这才压低了声音说：「你们走了之后，刘杉和她说了几句话，之后 she 就把铁锹留给了刘杉，自己离开了，我劝不住她……」

一瞬间林觉的脑中闪过了许多念头，却纷乱地绕成一团，让他不知道该从何理起。

知道了是刘杉唆使周玉秀来找他，林觉有种不出意外的感觉，毕竟刘杉听到过他和高艺菲的谈话，知道他手中有病毒抗体。

还是小心他吧，林觉心想。

「我该走了，你自己多加小心，再见。」林觉礼貌地告别，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了。

高艺菲不安地咬着嘴唇，低下头也朝自己的方向走去。

& & &

外语学院的教学楼林觉也是第一次来。

两扇玻璃门上，左边是硕大的红桃，右边是数字9，走廊里只有绿色的安全通道的标记散发的光亮，每个教室都没有亮灯，里面一片漆黑沉寂。

仿佛连感染者都没有。

但是就是这种诡异的安静才容易激起人内心中最深的恐惧感。

这种安静足以将人逼疯。

林觉紧握着手上的木棍，推开了玻璃门走入外语学院的教学楼中，在诡异的黑暗和静谧中前行。

安全通道的标记散发着绿色的灯光，让周围的墙壁和地面都显现出一种异样的惨绿。

他的脚步很轻很轻，几乎不发出一点声音。

前面有什么？他不知道。这种昏暗又不祥的环境好像随时都可能有怪物出现，凶狠地撕开他的胸膛吞食内脏，就像他亲眼看见过的那一幕一样。

风从入口敞开的玻璃门外吹进来，带来阴冷的气息，裸露的脖颈后，每一根汗毛都竖立了起来。

林觉警惕地背靠墙壁将视线投向入口，身后的墙壁紧贴在背上，寒气渗入衣服，涌入每一根毛细血管中，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努力捂热冰冷的血液，让僵硬的四肢暖和起来。

入口处空无一物，只有广场上的灯光斜斜地照在那里，将门口的落光了叶子的树木倒影在地上，树枝在风中轻轻颤抖着，像是无数双枯瘦的爪子在挣扎着。

林觉提着的心又放了下来，闭上眼睛长长出了口气。

再睁开眼的那一刻，他的心脏倏然漏掉了一拍——

有一个人影站在那里！

浑身冰凉。

林觉甚至不敢呼吸，「怦怦」的心跳快得吓人，他十万分希望自己是看错了，可是那个人影就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不！它走过来了！

那个娇小的、穿着短裙的身影，比活生生的感染者更恐怖。

林觉认出了她。

「周……玉秀？」林觉的喉咙里嘶哑得说不出话来。

周玉秀站在不远的拐角处，依旧是那身短裙，光着一双脚。她的脸色还是苍白的，因为安全通道绿色的亮光而显得有些发青。

她忽然笑了起来，非常温柔秀美的笑容。

「你怎么会在这里？」林觉已经缓过神来了，强忍着巨大的恐惧问道。

「很奇怪吗？也是，我应该已经死了才对，毕竟凶手就是你，你当然再清楚不过了。」周玉秀向前走了两步，黑亮的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林觉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她。

周玉秀临死前的诅咒和惨叫声仿佛还回荡在耳边，他根本无法忘记在那种杀人之后的绝望和麻木中逃离的感觉。

现在站在他面前的不可能是那个死去的周玉秀，而是一个死而复生的恶鬼，一个疯狂的复仇者。

「不过我确实是死了。不用着急，你很快也会和我一样。所有人最后都会死，或迟或早而已。」她轻柔地说着，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扭曲。

林觉看着周玉秀背后长长的影子，冷冷地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周玉秀戴着手套的右手抚摸着自己的左手，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看着林觉：「一个死人而已。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个校园内游荡着这么多死去的人，它们追逐着活人的血肉，毫无知觉。多么美妙的游戏啊，我们像是小丑一样努力着、挣扎着、自相残杀着，只为了求得一点活下来的希望而已，可是最后却逃不过把灵魂交给恶魔的结局。」

「什么意思？」

「还不明白吗？这就是一个蚕食恐惧和绝望的游戏，当你把名字签下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和我一样的结局了。唯一的区别是，我可以亲眼看着你和我一起堕落到地狱里去，永远在噩梦里挣扎！」

周玉秀缓缓摘下左手的手套，露出被感染者啃咬过的伤口，她将手放到嘴边，嘴唇在狰狞的伤口上轻轻一吻。

下一刻她的模样已经面目全非。

感染者狰狞的獠牙，浑浊到看不清眼珠的眼球，身上满是被撕咬开的伤口，露出皮肉下白森森血淋淋的骨头，污浊的血液干涸在衣服上，伤口流出化脓的体液。

浓烈的腐臭味扑面而来，林觉被熏得后退了一步。

「来玩个有趣的猎杀游戏吧。这个迷宫里藏着五只变异的感染者，虽然它们看不见也闻不到，可是听觉却非常灵敏，任何风吹草动的声音都会让它们兴奋地扑上来。让我看看被这种死亡的恐惧笼罩下的你可以坚持多久，林觉，别让我失望啊。」

感染者血肉模糊的嘴里吐出甜美的嗓音，她咯咯地笑了起来，变形的手掌在空中拍了拍：「来这里吧，孩子们，猎物已经进笼了。游戏开始。」

强烈的危机感让林觉拔腿就跑，教学楼的出口近在眼前，三米、两米、一米！

冲出教学楼的那一刻林觉还有一种恍然在梦中的感觉。可是下一刻他就发现自己站在一个语音教室里，周围是排列整齐的听力桌椅。来不及多想，他反手关上门跑到教室的前门打开——黑暗的楼梯间出现在眼前。

迷宫。

林觉恍然明白了迷宫的意思，这栋教学楼的结构已经被彻底扭曲了，哪怕从窗子跳出去都无法离开，只会进入到另一个空

间，可能是楼梯，可能是洗手间，也可能是休息室。

要离开这栋大楼，唯一的办法就是.....

「咚」的一巨响，语音教室的后门被撞击了一下，木门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还有木头裂开的声音。

又是两下撞击声，木门彻底报废，借着窗外不祥的月光，林觉看见一只半人高的怪物窜了进来，像是壁虎一样黏在墙上，猩红的眼睛一下子对上了林觉。

强烈的压迫感让林觉想也不想就甩上了大门，冲进黑暗的楼梯间。几乎是他关上门的同一时间，木门就被狠狠地撞了一下。

林觉以最快的速度往下跑去，他从来没跑得这么快过，甚至感觉不到双脚有碰到楼梯。木门最多再承受两次撞击，如果这期间他没有逃入新的房间，等待他的就只有被怪物残忍猎杀的下场！

又一声撞击声传来，林觉已经看到了洗手间的木门，第三声木门被撞飞的声音传来，林觉拉开洗手间的门冲了进去，又拉开最近的隔间的门进入另一个空间。

这样先后穿过十几个房间之后，林觉终于稍稍安心了下来。每一扇门窗打开后都通往不确定的房间，重复十几次就根本不可能被追上了。

昏暗的教室里只听得到林觉急促的呼吸和剧烈的心跳声。他靠在门边大口喘气，惊魂未定。

周围一片安静，黑暗环绕在他的身边，冰冷的不祥一点点从皮肤的毛孔渗进了皮肉中。这时候他才有时间稍稍思考。

这个教学楼并不算太大，但是五层楼至少也有一百个房间。要躲开五个怪物.....

心中忽然一动，一种遗漏了什么的感覺让林觉屏住了呼吸。

不对。

五个怪物，一百个房间，在一个房间遇到的概率只有 5 %，但是刚才他已经跑过了至少十个房间.....完全避开怪物的概率.....

头顶传来「咕」的一声轻响，一滴冰冷的液体落在林觉紧握着木棍的手上，他僵硬而绝望地抬起头。

猩红色眼睛的怪物四肢着地贴在天花板上，像一只壁虎，又像一只青蛙，腥臭的液体从它嘴里滴落下来。

「咕。」

&&&

——好快！

匍匐在天花板上的红眼怪物以惊人的速度向他扑来。

林觉的脑中一片空白。

会死，他会死。

视网膜中的黑影如同死神斗篷，眼看着就要盖住林觉的眼睛。

理智已经认命了，可身体却先行一步。

身体下蹲，手上的木棍却拼尽全力向上一捅——沉重的压力下，木棍险些脱手，凄厉的怪叫声响起，污血飞溅在了林觉的脸上。

生死之间，澎湃的杀意涌上林觉的大脑，放弃了思考也抛弃了恐惧，只剩下战斗的本能。林觉怒吼一声，全身的力气凝聚在手上，咆哮着将怪物抵在墙上。

被铁钉深深扎入身体的怪物尖叫了起来，密密麻麻的牙齿布满了口腔，粗长的舌头飙出几股腥臭的黏液，它使劲挣扎着，用畸形的尖爪紧紧握住了木棍，力气大得几乎要将林觉甩出去。

僵持之中，理性稍稍回归了大脑，林觉知道自己不能和怪物比试耐力，他必须速战速决！

下定了决心，林觉毅然抛下了插在怪物身上的木棍，俯下身就地一滚——怪物咆哮着向他扑来，扑空在了他滚出去的位置，刺入它体内的木棍将它卡在了桌椅间，挣扎时拖曳着桌椅，发出刺耳的声响。

怪物扑落时掀起的冷风刮在林觉的后背上，他离死亡不到半米的距离。

林觉抄起脚边的椅子，迅雷不及掩耳地砸在了怪物身上——
「砰」的一声巨响，怪物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尖叫声，血花四

溅。

怪物的污血从林觉的额头上往下滑落，腥臭又冰冷，他的眼里满是令人心悸的狠辣和杀意。

怪物挣扎着怒吼着，震得桌椅啪啪作响，卡住它身体的木棍几乎要被折断！

林觉面无表情地举起椅子，再一次用力砸了下去——

两下、三下、四下……

直到怪物再也发不出声音，直到敲击下去的碰撞感已经从坚硬的骨头变成一摊烂肉，林觉丢下桌椅，伸手抹了抹脸上的血迹。

腐烂的腥味闻起来令人作呕，林觉冷冷地看着面目全非的怪物，默默拔起木棍。

手在颤抖，脱力的感觉从指尖蔓延到脚底，他靠在墙边缓缓坐下。

他知道应该离开，这里的声音也许会引来更多的怪物，可是身体不听使唤。

教室门被撞击的声音传来，「砰」的一声巨响。

心脏被狠狠揪了一下，扯得他几乎不敢呼吸。那一声撞击宛如死神的敲门声。

林觉的视线投向另一扇可以逃生的门，太远了，沿路都是刚才搏斗推倒的桌椅，要绕过去根本来不及。

第二声撞击声传来，林觉看向窗子，每一扇都紧闭着，如果要打开也是一样来不及。

第三声撞击声伴随着木门碎裂的声音传来，林觉已经看见了窜进来的怪物。

每一寸表皮都是腐烂的皮肉和凸起的经脉盘踞起来的，极限的扭曲和异化，面目可憎。

他屏住呼吸，握紧了手上的碎木片，这还是刚才从桌椅上掉下来的。

怪物挂在墙上，一双耸起的耳朵不断抖动着，突起的红色眼球里没有任何焦距，迟迟没有把方向对准林觉。

果然.....只有听觉而已。

剧烈的心跳让肺里的氧气快耗尽了，可是怪物却迟迟没有离开的意思。

林觉目测了一下可以逃跑的方向，完好的门和窗太远了，根本来不及，最有可能逃走的反而是被怪物撞破的那扇门，但是.....

怪物空洞的眼珠转来转去，最后怀疑地，对上了林觉的眼睛。

林觉的心跳骤然快了一拍，哪怕屏住呼吸也瞒不过吗？还是说.....

——是心跳。

林觉忽然意识到了，这个怪物的听觉敏锐到连他的心跳都听得见！

怪物的后腿已经往后压，完全是攻击的姿势了。来不及多想，林觉用力掷出手上的木片砸在玻璃窗上。「啪」的一声脆响，怪物立刻转身往玻璃窗冲去，玻璃窗应声而破。

林觉趁机站起身，带上木棍往怪物进来的那扇门狂奔，穿过另一间教室，再穿过一间休息室和一间洗手间，他终于感觉甩脱了那只怪物，喘着粗气靠在了墙上。

还有四只。

他不知道要怎么才能离开这个迷宫，也许必须让「周玉秀」再死一次才行。

林觉用手捂住眼睛，强烈的疲惫感充斥满心头。

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负面情绪比以往更强烈地涌了上来。

他必须想个办法解决掉这几个怪物，然后找到周玉秀。否则这个迷宫就是他的葬身之所。

冷静下来，林觉对自己说，这些怪物并不是没有弱点，刚才他已经证明了可以用声音骗过这群只有听觉的野兽。

他需要好好思考一下接下来的行动，用上这栋大楼里一切可以用得上的东西——比如说每间教室都有的广播。

&&&

木棍尖头的钉子滴滴答答地往下滴着血，耳边环绕着广播嘈杂的声音，音量开到了最大的广播里正播放着一段英语听力，夸张到有点做作的男女声对话着，声音在这个散发着恶臭的教室里回荡。

林觉拉过一把椅子缓缓坐了下来。冷眼打量着不远处怪物的尸体。

最后一只，这已经是最后一只了。

剩下的就只有那个「周玉秀」。

浓浓的疲倦感一点点从皮肤下的毛细血管里渗了出来，这种永无止尽的黑暗到底要持续多久，这种无休止的杀戮还要持续多久？

林觉伸手擦掉脸上沾染的血迹，不用看也知道他现在的狼狈模样，活像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万幸的是口袋里的抗体还没有用上的机会。

在开始行动前，林觉已经做好了连开一百次大门才找到这栋楼的总广播室的心理准备，不过他的运气出乎意料的好，他只是开了不到十次门就随机到了广播室中。

亏得他还一直拿着手机，一旦发现怪物就立刻按下音乐播放键丢出去吸引它们的注意力，只要有持续不断的声源，林觉有把握自己微弱的心跳声会被盖过去。

幸运的是他很快就找打了广播室，迅速打开整栋大楼的广播，嘈杂的广播声中，这群怪物的听力被严重干扰，让林觉得以击杀这群目不能视、鼻不能闻的怪物，这个过程绝对称不上轻松，毕竟怪物的力气实在太大了。

林觉揉着酸痛的手臂，感觉身体恢复了一点力气，这才握好木棍，轻轻拧开了门把手。

门外是一片宽广的天台。

头顶一轮猩红的月亮柔柔地投下清冷的光辉，令人感觉不祥感。

空灵的月光照亮空荡荡的天台，还有天台上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人类外表的周玉秀双手各持一把手枪，笑意冰冷地看着来人。

两支手枪黑洞洞的枪口齐齐对准林觉，像是吐舌蛇信的毒舌，随时都会扑上来撕咬他，透过枪口那来自持枪者的恶意像是冰冷的毒液，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恨意。

林觉僵住了，哪怕他速度再快，也比不过枪。

「你看，只要我扣下扳机，你就会没命，这很容易。」周玉秀诡异地笑道。

见林觉不答，她又自言自语地说：「可是那又有什么意思呢？你早晚会死，这样平淡无奇的死亡根本无法浇灭我心头的愤怒和憎恨。」

「为什么不救我呢？林觉，还有宋寒章，你们为什么不救我呢？你们明明可以阻止这一切，却眼睁睁地看着我变成怪物。如果噩运降临在你的头顶上，你却被人抛弃被人杀害，你只会比我更绝望！」周玉秀的情绪越来越激动，背对着月光的她整张脸都埋在了阴影之中，只有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里熊熊燃烧着仇恨。

她诡异地笑了起来，汹涌的憎恨变成了幽幽的控诉：「你知道吗？其实最后那一刻我的意识是清醒着的。易拉罐敲到架子的哐当声，那群感染者低吼着向我涌来，我什么都听见了，什么都看见了，可是却已经动不了了。我在心里一千次一万次地尖叫着我不想死，我不想被吃掉，却只能眼睁睁地那群恶魔撕开我的身体，扯出我的内脏，争先恐后地把我每一块血肉吞进肚子里。我活活地被吃掉了啊……那么痛苦，那么绝望……而我却只能死不瞑目地看着你这个罪魁祸首逃出升天！」

周玉秀的眼睛越睁越大，声音越提越高，最后尖叫了起来：

「凭什么？！凭什么你们这样的凶手可以活下去，而我却要成为这种怪物，看着我，你看着我——！」

周玉秀拿枪的左手一把扯开单薄的衬衫，露出里面空荡荡的躯壳，从锁骨到下腹，半个身体都像是被撕烂的玩偶一般。毁灭的身体和她完好的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这种不动声色的血腥更加刺人。

她开始咯咯地笑了起来，笑着笑着，眼泪却疯狂地掉了下来。

同情吗？愧疚吗？后悔吗？

林觉质问自己。

可他无法回答，但他欠了周玉秀一个道歉。

「对不起。」林觉静静地看着她空无一物的腹腔，轻声说。

「如果你真的觉得抱歉的话……」周玉秀把左手的手枪丢给了林觉，「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

「听说过俄罗斯轮盘赌吗？那把左轮枪里面有六个弹巢，一颗子弹，你可以选择拿它对准我，打空一次你就会失去一件内脏，你会感觉到那种痛苦，但不会马上死掉；同样的，我也会用一把只有一发的左轮枪对准你，打空一枪你就多活一轮。慢慢偿还你犯下的罪，或者再杀我一次，就让命运为你做安排吧。也许就在慢慢失去的时候，你会有那么一点体会到我当初的绝望。」周玉秀说着，从身后掏出了第三把枪，「当然，只要你有一点异动，我不介意用这支满弹的手枪结束掉你肮脏的小命，这把枪可没有什么保险栓。」

周玉秀歪了歪头，露出一个天真又残忍的笑容，「赌吧，林觉。让我看看这一次你的运气还能有多好。」

（本文节选自小说《彩蛋游戏》第 1-6 章，欢迎点击下方卡片阅读全文）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